



新亞生活

新亞生活月刊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出版

本刊創刊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一年中除七、八月外，每月出版。

發行量：本期發行二千一百份

歡迎投稿 每月廿日截稿

P.2

本院新生入學典禮



P.4

兩代·新亞人
——專訪林炳權校
友、林哲玄校友



P.12

本院六十四周年院慶
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要目

頁一	新生入學典禮
頁四	兩代·新亞人——專訪林炳權校友、林哲玄校友
頁八	為新亞書院創校元老張丕介教授塑造銅像
頁十	一九九三年畢業校友二十周年重聚晚宴
頁十二	本院六十四周年院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頁十五	獎學金頒獎典禮午宴
頁十六	新亞書院／湖南大學／蘇州大學暑期交流計劃
頁二十一	歡迎新聘同仁午宴
頁二十二	書訊
頁二十三	香港民主之我見／北風將盡花落時／懷念張丕介老師
頁四十三	新亞書院／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海外文化交流計劃
頁四十五	聽 Ode's 學英文
頁四十四	本院大事記
頁五十一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第三講錄音整理)

本院新生入學典禮

院長信廣來教授講辭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我首先代表新亞書院，歡迎各位新同學。從今天開始，各位已成為中文大學的一分子，亦同時是新亞書院的一分子，是新一代的新亞人。

大家都知道，新亞書院創立於一九四九年，是已故國學大師錢穆、唐君毅、張丕介諸位先生所創辦。當年，中國的政權變動，諸位先生對中國文化承傳感到憂慮，為了保存中國數千年的優良文化，他們在香港極為艱苦的環境下，租用了在九龍一所中學的三個課室，創立亞洲文商學院，一九五〇年改名為新亞書院。錢先生等一方面繼續研究及推廣中國歷史文化，另一方面在晚間上課，培育年輕學生。校歌裡提到的「手空空，無一物」，正是當年艱苦環境的最佳寫照。

當時錢先生對中國文化承傳的憂慮，歷史證明是正確的。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十年間，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使國人的德育以及對歷史文化的認知，都受到負面的影響。一九六一年，唐君毅先生發表文章，感嘆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中華文化像一棵崩倒的大樹，花果隨風吹散，只能夠托蔭在他人園林之下，以求苟全。唐先生的意思是指當時的時勢，使中國的文化價值，只能夠在香港及海外華人之間

承傳。

至八十年代，中國的政局穩定下來，而在過去二十多年間，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國人的生活亦不斷提升。同時新亞書院經過多年的困境，在一九六三年與另外兩間書院聯合組成中文大學，得到政府資助，財政才穩定下來。

隨著內地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較開放的態度，書院亦可協助在內地發揚中國文化，以及推動德育教育。例如，在過去十數年間，每年暑假，新亞書院與內地及台灣不同的教育機構，在書院舉辦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研修班，每年有近一百位內地的中小學老師、校長參與學習，而他們回到內地的中小學後，再傳授學習到的知識予學生。

各位同學加入了新亞書院，成為新亞書院的一分子，很自然會問，作為新亞書院的一分子，與其他書院的同學，有什麼不同？甚麼是新亞精神？這個問題，在過去多年，書院內有不少討論，而不同的新亞人，亦有不同的答案。在一九五四年的《新亞校刊》有一篇錢先生討論新亞精神的文章，他提到新亞精神不僅是一種吃苦奮鬥的精神，而是指一種為理想而吃苦奮鬥的精神。如果背後沒有一個崇高的理想，吃苦奮鬥是沒有價值的，整個事情亦變

成自討苦吃。而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先生，在創校時其中一個理想，正是要保存中國的傳統優良文化。他們等待時機將這些文化價值，重新在內地推廣，剛才提到的就是現在書院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慢慢實現這個理想。

大家可能覺得德育教育、宏揚中國文化，應該是在這方面有專長的人的工作，是整個書院的工作。新亞書院這個理想似乎與個人無直接的關係。其實書院創校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更艱鉅的理想，而這是一個理想與在座每一位的同學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九五二年的《新亞校刊》有另外一篇唐君毅先生討論新亞精神的文章，他提到「新亞」二字是指新的亞洲，亞洲是世界最大的一個洲，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包括中國、印度，但是在過去二百年間，它卻變成歐洲最大的殖民地，而在科學與工業等各方面亦比不上歐美，故「新」是指亞洲的新生，當然，亦包括了中國的新生。

唐先生的解釋，正反映了錢唐等幾位先生創校時的理想，不僅是文化的傳承，亦包括了推動未來中國的發展，擺脫數百年的積弱，而他們心目

中的中國，是指一個有數千年歷史文化的民族，一個綿延不絕、繼續向前發展的中華民族，而中華民族的未來的發展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並超越了傳統文化這個範疇。

事實上，中國被侵佔的歷史，離我們不遠。今年是二〇一三年，香港在十六年前才脫離殖民統治，而清朝的帝制統治亦只是在一九一二年才被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這些政治轉變，亦只不過是在約一百年前發生。

現在，中國經濟富強是無可置疑的，中國亦在其他方面有高速的發展，但是中國將來的發展，還有不少積累下來的問題要處理，還有多方面需要努力改進，包括教育、環保、德育，以及貧富懸殊等等問題，而新亞書院創校的理念不僅是傳承中國文化，亦包括培育年輕人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從而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有一分關注，同學將來事業有成，亦可以同時對中國的發展出一分力，作出貢獻。

我們要對中國的發展作出貢獻，一定要多認識現代社會與當代中國的情況；另一方面，亦要多認識和理解民族的歷史文化，我們要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一定的理解，才可以對

中國將來的發展有一種投入感，以及有較深廣的了解。作為新亞的同學，希望大家可以利用這幾年的時間，多學習、多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同時，亦要多理解中國現在的情況、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當前要處理的問題。將來畢業後，在發展個人事業的同時，亦能夠利用大家的專長，不論在商業、教育、科技、文化，或法治都能夠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出一分力。如果大家能夠做到這一點，亦同時是實踐了新亞書院的教育理念。我很希望亦深信大家在畢業後，新亞書院一定能夠以各位的成就為榮。多謝各位。^④





由農圃道到沙田校舍

——專訪林炳權校友、林哲玄校友

〈兩代·新亞人〉是本月刊新增的人訪專題，希望找來兩代新亞畢業的校友，細訴昔日在新亞學習的點滴。今年暑假期間，林哲玄醫生及父親林炳權校友特別抽空接受本刊的專訪，訪問地點是林哲玄醫生位於旺角的診所。



兩代新亞人

訪問：陸敏聰 梁嘉儀
撰文：梁嘉儀

難忘農圃道樂事

下午五時三十分，當一般人趕著下班，林哲玄醫生仍然在診所裡忙個不停，細心地為前來求診的病人診症。

「我們先聊吧，他在忙。」林炳權校友先打開話匣子，跟我們娓娓道出昔日就讀新亞的趣事，有趣的除為了外出吃夜宵而爬牆進出校園外，最印象難忘的回憶一定是與牟宗三老師的相處點滴。「當年在農圃道讀書，每星期有兩、三天跟牟宗三先生在新亞涼亭捉圍棋，他起初讓我八子，後來讓我六子，因為互有輸贏，最後他決定讓我四子……我還記得先生愛穿長衫、布鞋。」林校友笑著說。

其實林校友於一九六四年畢業於新亞哲學系，是第一屆畢業於中文大學的新亞哲學系學生，更是唯一一個哲學系畢業生。他表示，昔

日新亞師生關係親密，因為學生人數較少，而且當年入讀新亞的都是貧苦學生，大夥兒最喜歡一起吃廉價飯：「我把它稱為『大鑊飯』，因為每人只需付六毫子，饅頭、白粥和湯更是無限任添，所以大家都吃得很快盡興。」

從新亞畢業後，林校友忙於生活和工作，幾乎沒有機會接觸新亞，直至兒子——林哲玄於一九八六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並加入新亞書院，一個彷彿已經完結的故事，又重新展開了新的一章……

回首新亞歲月

前文提到林炳權校友於一九六四年畢業於新亞哲學系，相信當時林校友沒有想過，二十四年後，兒子林哲玄會成為新亞的一份子。林哲玄校友畢業後雖然忙於處理醫務上的工作，但仍心繫新亞書院，積極參加本院的「學長計劃」多年，與學弟學妹建立起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次月刊有機會邀請他連同父親林炳權校友接受訪問，實在

難得。以下是訪問者（筆者與新亞書院拓展經理陸敏聰小姐）跟林炳權校友、林哲玄校友訪談的主要內容。

陸敏聰（以下簡稱陸）：其實林爸爸在新亞書院畢業，有沒有影響你（林醫生）入讀新亞書院？

林炳權校友（以下簡稱林校友）：首先我要說，我這個兒子是一個思想很獨立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鬥心強，自小讀書成績已很好。他不是因為我才選讀新亞，他為什麼選（新亞）連我也不知道。

林哲玄校友（以下簡稱林醫生）：印象中是他當時駕車送我到新亞，所以我便選了新亞。爸爸以前很少跟我提及新亞書院。其實從幼稚園、小學、中學，我都是唸基督教學校，英文為主、中文為輔，但我記得小時候他會跟我講解傳統思想，例如道德、孝順、禮義廉恥等。

梁嘉儀（以下簡稱梁）：那在新亞唸書的時候，你（林醫生）有沒有主動了解新亞精神、書院的歷史？

林醫生：老實說，當時的確沒有興趣主動了解新亞歷史。加入新亞之後，因為我唸的是醫科，課業相當繁重，所以當時只專注於學業；有空閒時間我會去游水，因為當時我是中大校隊。反而近年開始萌生尋根的心願，希望多了解國家的歷史以及中國文化，於是我便開始閱讀中國歷史的書籍，主要包括中國近代史、錢先生的著作，閱讀帶給我

很深的感受。也許是因為我曾經接觸到不少來自內地的病人，診症之外，我也會好奇問他們當年文革的情況，但他們大多避而不談，於是

我決定自己找一些書來看，讓自己了解國家這一段重要的歷史，慢慢開始往前一段段歷史追溯，文革、大飢荒、政局動盪、五四運動……後來我又主動找錢夫子的書來看，例如《國史大綱》，知道他抱著可能面對亡國的心裡去寫這一本書，明白到如果年輕一輩不了解國家的歷史，國家一定會滅亡，然而只要我們認識歷史，這個民族依然會有希望。看過錢夫子的書，我便了解



到我們的民族原來走過這些道路，對民族的認同感也愈來愈強。可以說，近幾年我不斷讀回以前沒有讀到的書。

林校友：（點頭）他現在對中文、歷史特別有興趣，進步很大。他現在可以說是擁有一個醫生的專業，同時又發展出另一個專長。

情繫新亞兩代人

陸：剛剛林爸爸跟我們分享了在農圃道讀書時的趣事，那麼你（林醫生）當年在新亞讀書有沒有什麼難忘趣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林醫生：我在新亞讀書時的生活比較平淡，最頑皮試過有一次跟同學在夜晚偷偷到泳池游泳……其實我們是很乖的學生，當年外界一般認為港大醫科生比中大醫科生優秀，所以我跟同學在學時都很乖、很團結，希望努力做好自己。

梁：那畢業後你們兩位跟昔日的大學同學有沒有保持聯繫？

林校友：我比較少與舊同學聯絡，

因為當年第一屆哲學系畢業的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我。反而近年有他（林醫生）鼓勵我參加書院活動，例如春茗。他也有帶我返回新亞書院，最有趣是在樓梯上（圓形廣場）找回自己的名字。

林醫生：小時候他帶我出去玩，現在他年紀大了，反過來由我帶他。

梁：那除了參加春茗，你（林醫生）還還參加什麼書院活動？

林醫生：我參加新亞書院的學長計劃很多年了，參加這個計劃，學長可以有機會聆聽學弟妹的分享，了解他們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我們也可以分享個人經歷，可謂教學相長，是一個很好的計劃。而且我們經常交流對社會議題的看法，大家的關係既是學長，也是朋友。所以每年參加學長計劃，我也盡量爭取機會跟同學見面，大家無所不談。

陸：你（林醫生）畢業了一段日子，工作也忙，但仍能經常返回母校，真的很難得。對於現在的新亞書院，有沒有什麼意見？仍對新亞書院充滿「感情」嗎？

林醫生：現在是環境上的轉變較大，那時候我畢業，連蒙民偉樓、合一亭還沒有建成，現在連新亞餐廳也擴建了。雖然畢業了很多年，但我對書院的感情反而愈來愈深厚，不但因為我曾經在新亞讀書、拍拖，而是因為香港今天的社會，人人都在強調要爭取權利，重視個人利益，但忽略了義務和個人的責任。中國文化包括「待人以寬、律己以嚴」，當人人都能夠做好自己，自然能影響身邊人，大家都能夠和諧共處，這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美好價值，新亞書院致力推廣中國文化，傳揚傳統智慧，至少要教導新亞的同學先做好自己，透過自己影響他人，而不是只顧爭取個人利益。這也許是改變現在社會亂象的出路，所以我對書院、對錢穆先生，抱著尊敬的心。特別是當我看過錢穆先生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寫的書，真的拍案叫絕，因為他寫的正是今天的社會。所以我對新亞書院的感情，可以說是一種「重新」的感情，當年讀書時錯過了領略很多有意思的道理，但今天我再重拾，發現這些價值對於改變今天





香港社會甚至改變中國，是很有用的，如果新亞書院不去傳揚中國文化，我實在找不到香港有那一間院校會做這件事。

林校友：這是真的，我也這樣認為。當年新亞創校先賢就是為了傳揚中國文化，新亞對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很重，特別是當年我讀書的年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的文化精神，正正教懂我們做人的道理，錢老師說過，中國民族一定不會滅亡，正因為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補充一點，我在情感上是心繫新亞的，但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的生活比較緊張、忙碌，踏入社會後，人人都難免埋首工作崗位，除非有甚麼東西可以令你跟新亞保持聯繫，否則很難有機會主動返回母校。而我們兩父子，就正正是對新亞有共同的感情，對新亞的發展有期望，令我感到跟新亞書院有聯繫。他的太太也是新亞畢業的，一家幾口也是新亞人，這是難得的緣份。加上有你們主動跟校友接觸，長遠來說對書院和校友均是好的。

陸：林醫生的太太是當年新亞的師妹嗎？

林醫生：對，她是讀會計的，是當年游泳院際比賽認識的。

林校友：我們有時還會一起唱新亞校歌。（眾笑）

梁：那麼你們有沒有什麼寄語送給現時的新亞學生？

林校友：作為一個新亞人、一個大學生，應該做到「克己復禮、明辨是非、自強不息、貢獻社會」，即懂得以禮待人、分辨是非、做好自己，不應該人云亦云，隨便批判別人。像他（林醫生）一樣，當醫生醫治病人，我現在也經常做義工。我以為新亞人為榮，遺憾的是我做不到新亞以我為榮，希望同學畢業後不要辜負新亞的培育。

林醫生：認同，先做好自己很重要。禮儀背後的意義是道德，普羅大眾要學習道德不容易，而學習禮儀是比較容易的，所以學習禮儀很重要，背後的意義很大。④

後記

訪問期間，兩位林校友毫不吝惜跟我們分享他們日常短訊往來及Facebook的帖文，原來兩父子經常透過手機短訊討論社會時事議題，喜歡互相分享對家庭、社會的見解。雖然林炳權校友謙虛的表示自己寫的文章難登大雅之堂，然而在我們的冒昧請求下，二人均樂意讓本月刊轉載部份文章及分享（見頁33-34），相信透過受訪者親自書寫的文字，讀者能夠更具體了解他們。

※你和你的家人也是新亞人？如果是的話，歡迎主動與本院拓展事務處拓展經理陸敏聰小姐聯絡（電話：3943-1963；電郵：jeanluk@cuhk.edu.hk）。

為新亞書院創校元老張丕介教授塑造銅像

郭益耀 饒美蛟 劉佩瓊 香樹輝



系創系主任，造就了一代香港才俊，影響深遠。

丕介師的學養與功業，以及他對新亞的重大貢獻，廣為人知（參見唐君毅先生的〈敬悼張丕介先生〉一文〈刊於《新亞生活》雙週刊（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和宋敘五校友編著的《張丕介先生紀念集》（二〇〇八年）。丕介師早年留學德國，不但經濟學與農業地政學造詣高深，更大量編譯推介了近現代德國經濟社會學泰斗韋伯和宋巴特等大師的經典著作。

丕介師一生「文以載道」，早年在國內以及來港後，皆與徐復觀教授等知名學人先後創辦了蜚聲各界的《學原》和《民主評論》等期刊。丕介師倡導「自由經濟、人人有產」，要建立沒有壟斷、消除貧富懸殊的自由市場經濟，開創了中國經濟思想的先河（見受業弟子們為紀念丕介師而出版的《張丕介先生經濟論文集》，一九七一年五月）。

新 亞書院的三位創校元老中，錢穆校長和唐君毅教授已經先後

立了銅像，我們現在也計劃為張丕介教授（1904-1970）豎立一尊銅像，以表達大家對丕介師的思念、感恩和敬仰。眾所周知，「錢、唐、張」三

位一體，為香港專上教育開拓了傳承中國文化使命的事業。張先生在新亞最艱難的時期，也就是桂林街時任總

務長及經濟系主任，歷任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院長，並於一九六〇年任數學系創系主任，一九六六年任新聞學

他不但講究學以致用，對台灣及大陸政權替換之前的土地改革問題作過深入的研究及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更對文學與小說情有獨鍾，丕介師翻譯出版過《故國怨》、《茵夢湖》、《三色紫羅蘭》等膾炙人口的德國作品；譯文絢麗飄逸之餘，深蘊敦厚溫情品格，充分展現了丕介師對中國傳統文

丕介師逝世後，校友以老師部份遺產設立「張丕介紀念獎學金」，以表彰丕介師畢生獻身新亞的精神；其後部分遺產又在眾校友協助下，於丕介師的山東故里創立艾蕪丕介學校和丕介中學，以資紀念。我們現在建議進一步為丕介師在新亞校園內立像，形象地展現錢、唐、張三位創校

元老學問與品德兼備的崇高風範和他們身上所凝聚的新亞精神。

我們得到新亞書院和校友會的認可和大力支持，近日先與早期畢業的諸多校友談起為不介師塑造銅像一事，結果令人非常欣慰雀躍，不論是桂林街時代，農圃道時代，抑或沙田時代早期的新亞校友或師友們，尤其是深受不介師教導及感召的經濟系同門同仁，都熱烈響應，一一應允作為不介師立像計劃的發起人，其中包括旅居海外多年的校友，共二十幾人，如下（按姓氏筆劃順序）：

王光一（經濟／五七）、王健武（經濟／五六）、列航飛（經濟／五三）、朱學禹（經濟／五五）、宋敘五（經濟／六一）、吳愛群（經濟／六一）、吳樹聲（經濟／六九）、林美江（新亞書院前院長林聰標教授夫人）、周潤生（經濟／六〇）、姜善恩（經濟／五五）、香樹輝（經濟／七一）、俞肇熊（新聞／六七）、奚會暉（經濟／五三）、奚慶蓮（商學／五九）、梁一龍（經濟

／六一）、陳志新（經濟／七二）、陳惠珠（經濟／七一）、閔建蜀（商學系肄業）、郭益耀（經濟／六二）、甯仲康（經濟／五八）、張德武（經濟／五九）、趙達榮（經濟／六一）、蔡俊華（經濟／六二）、劉佩瓊（經濟／六八）、饒美蛟（經濟／六七）；還有不介師早年在大陸的學生、九十六歲高齡的黃石華老先生。

我們希望其他校友，不論系別，不分前後，以及在校的老師同學們，積極響應為不介師立銅像，緬懷創校先賢之餘，亦可彰顯尊師重道的新亞人文精神。我們的構想是，如果籌集到的款額超過塑造銅像所需經費，餘額將撥歸「張不介紀念獎學金基金」，以弘揚不介師生前念念不忘的「武訓精神」。



我們希望銅像的鑄造工作能盡快展開，以期於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新亞校慶日完成和揭幕；期間有關工作的進展，我們會及時向大家報告。如對以上計劃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以下人士：

新亞書院校友會會長黃浩潮校友（歷史／六八）（電話：9636 1827；電郵：hochiuwong@gmail.com或 contact@naalumni.org），郭益耀（電話：9078 3381；電郵：kuehyy@gmail.com），饒美蛟（電話：9127 0297；電郵：mknyaw@gmail.com），劉佩瓊（電話：9121 4013；電郵：pk.lau@connect.polyu.hk），香樹輝（電話：2869 9662；電郵：hsf@sirius.com.hk）

一九九三年畢業校友二十周年重聚晚宴

一九九三年畢業校友二十周年重聚晚宴



校友、親友及嘉賓一同拍攝大合照，留住美好一刻。



歷史系梁淑貞校友與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學員龔文俊同學擔任晚宴司儀，師姐弟合作無間，帶動全場氣氛。



副院長陳新安教授致辭，歡迎校友回到書院參與是次重聚晚宴。

一九九三年畢業校友二十周年重聚晚宴已於八月三十一日假書院樂群館雲起軒順利舉行，當晚有超過八十位校友及他們的親友出席，場面非常熱鬧，更有校友特地從外地回來參與，十分難得。校友們甫進場已忙著跟昔日同窗聚舊，彼此交流近況。活動開始後，一眾校友同唱校歌，熟悉的旋律，不變的歌詞，唱著新亞人的座右銘。唱畢校歌後，書院副院長陳新安教授及校友會會長黃浩潮先生分別致辭，歡迎各位校友重回母校，亦感激各系聯絡人積極參與晚宴的籌備工作。

書院副院長及輔導長溫有恒教授亦為校友介紹書院的最新發展。書院發展實有賴一眾校友及各界支持，為回饋母校，校友們於當晚成立了「一九九三校友獎學金」，以嘉獎成績優異的學弟妹，延續新亞人的關愛精神。

當晚的重頭戲少不了重溫當年的舊照片，校友們看著片段，憶起在學時的快樂時光，笑聲不斷。欣賞過片段，司儀帶領各系校友分享當年難忘的趣事，包括迎新營處境環節、學生餐廳的特色食物、宿舍生活等，氣氛十分熱烈。雖然各位校友的經歷及分享不盡相同，但肯定的是他們都在書院度過了四年既充實又令人回味的大學生活。

最後，重聚晚宴於抽獎及拍攝大合照後圓滿結束，校友們帶著歡笑離開。希望一九九三年畢業校友日後繼續支持書院活動、關注母校發展，並不時回到書院聚首一堂、懷緬一番。

特別鳴謝歷史系梁淑貞校友及第一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學員龔文俊同學擔任晚宴司儀。 ㊦



一九九三年畢業校友合照，感謝在座的各系聯絡人幫忙鼓勵校友出席重聚。



校友於晚宴中踴躍分享當年趣事



市場學系于宏碩副教授及其丈夫亦有出席重聚，並與校友合照留念。



副院長及輔導長溫有恒教授與物理系校友合照



不少校友攜同子女回到母校參與重聚

本院六十四周年院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院六十四周年院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院長信廣來教授講辭

金教授、各位校董、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歡迎各位出席本院六十四周年院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今天獲得獎學金或獎狀的同學有數百位之多，這些獎項由校董、校友，以及社會熱心人士捐助，希望藉此鼓勵同學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將來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意義非常深遠！在此，我要代表所有獎學金的領受同學，向各位捐贈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謝；我還要感謝在座的老師和家長，沒有你們的支持和指導，各位得獎的同學也不能取得優秀的成績。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創校五十周年，與中大結下半世紀緣份的教職員卻是屈指可數，今天主持頒獎典禮的嘉賓，正是與中大結緣五十載、為中大人、新亞人所敬重的金聖華教授。金教授早年在崇基學院英文系完成學士課程，後赴美國完成碩士課程，再轉巴黎索邦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一九六五年返回中大執教，直至二〇〇五年榮休，獲大學校董會尊為翻譯學榮休教授。金教授是著名翻譯家、教育家，著述豐碩，桃李滿門。除教研工作外，她曾任中大文學院副院長、大學校董等職，也曾多次為大學撰寫讚辭。金教授雖然已退休，仍然誨人不倦，在翻譯系兼課，也積極參與系內學術活動，推廣翻譯和寫作藝術，令人敬佩不已！

金教授是中大翻譯系創系成員之一，正如她所言：「當年的副修小系，已成為獨當一面，馳譽遠近的主要學系；當初的譯道，是一條人跡稀少的鄉間小路，如今的譯道，已成為一條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了。」翻譯系人才輩出，為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在文化傳承與發揚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金教授功勞極大。

香港是國際大城市，完備而獨立的司法體系，維繫了香港的民主自由，司法獨立的核心價值。在回歸



院長信廣來教授頒「許讓成先生紀念獎學金」

前，金教授加入香港政府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每到星期六上午審閱香港法例匯編的所有條例的翻譯本，務必使翻譯準確無誤。此項工作前後歷時八年，審閱條例近二萬頁。今天香港得有雙語立法，金教授與一眾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實在功不可沒。

金教授在繁忙工作之餘，仍著作不輟，她優秀的翻譯作品及文章廣為讀者所愛戴，其中《傳雷與他的世界》最為學者所推崇。金教授於二千年開始的另一項創舉，就是為中文大學連續三屆籌辦「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邀請了當前的著名學者擔任評審，吸引了數以千計的華人青年參與，取得空前的成功，不僅推廣了中華文化，也為社會發掘了不少人才。

金教授歷年來對新亞書院貢獻良多。自任教以來，即成為新亞書院成員，她秉承了錢穆先生的教育理想，積極推廣中國文化，她擔任本院校園文化生活委員會主席多年，每年都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蒞校擔任文化晚餐聚談的主講，聚會經常座無虛席，不少校內人士也慕名而來聽講。新亞書院創校五十周年的時候，金教授邀請了國際著名鋼琴家傅聰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了金禧院慶籌款演奏會，為書院籌得不少活動經費。金教授

也曾安排其父親在一九四二年投資，由當年的著名導演費穆拍攝的電影《孔夫子》，在邵逸夫堂播影。此電影當年極獲好評，但其拷貝原已失落多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尋回，幾經安排，終於在中大放影，在播影前也舉行了座談會。掀起了研究孔子的熱潮，金教授傳揚中國文化，可謂不遺餘力。

金教授不但學術成就卓越，而且熱心服務，我盼望新亞同學都以金教授為學習榜樣，在人生路上努力不懈，為社會，為人類謀幸福。多謝各位。
④



金聖華教授講辭



金聖華教授頒「樂群獎」



信

院長、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新亞書院成立六十四週年的喜慶日子，也是一年一度的頒獎日，能夠在這麼重要的聚會上跟大家講話，是何等的榮幸。

今年年中，信院長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在校慶的週會上演講，當時覺得機會難逢，加以院長盛情難卻，於是也就欣然從命了。

演講的日子越來越近，我開始發愁，真的不知道該跟隔幾代的年輕朋友說些什麼。情急之下，只好做了個民意調查。記得我當初來中大就職時，學生都像我的弟妹，漸漸變為我的侄兒侄女輩了，不久，演進為兒女的年齡，不知不覺間，一轉眼，竟然早已跟孫兒孫女同代了。我的外孫今年十六，跟各位只差幾年，都是九十後的，我問他：「如果有人來學校演講，你喜歡聽什麼？」他說：「什麼都不聽，他講他的，我睡我的覺」。「為什麼不聽，也許是人生的要義，成功之道呢？」「啊呀！最怕聽大道理，都是廢話！」「那你喜歡聽什麼？」「如果聽了有錢賺，

那還聽聽！」我說，「你怎麼這麼想啊！」「我們這輩多數人都是這樣的啦！」他說。這下我終於明白了，原來這一代的年輕人，真的比我們當年現實多了，也早熟多了！該做夢的年齡，居然沒有夢，到底是幸運呢？還是不幸呢？

民意調查的結果，雖然相當片面，卻使我決定今天不講大道理，只說說我自己經歷了大半人生所感悟的心底話。

首先，我要恭喜在座的獎學金得主，你們今天所得的榮光，都是平日孜孜不倦，潛心苦讀的成果，你們品學兼優，在慶典中獲頒殊榮，可說是實至名歸，世上的確沒有不勞而獲的獎項。接著，我也要恭賀台下滿座的全體同學，你們朝氣勃勃，青春正茂，面對著大好年華，燦爛前景，不論在生活中，在學習中，你們都可以選擇，可以嘗試，可以失誤，可以改進，可以重頭再來。這是何等的幸福！是任何其他年齡的朋友，不論如何名成利就，地位顯赫，都無法比擬也難以羨慕的福氣。

正因為身在福中，大家是否要想

一想如何知福惜福，如何在大學生涯中好好把握，好好享受？中文大學依山面海，花木繁茂，同學們在課餘飯後，大可湖濱漫步，海上泛舟，更可在山陰道上儷影成雙。都說大學數年是最浪漫的歲月，但是浪漫的不僅是生活狀態，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詩樣情懷。說起浪漫，再也沒有什麼比我們新亞校歌的歌詞更動人的了，這是當年錢穆先生用心用愛撰寫的：「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這首校歌，由我們的資深校友如香樹輝，李金鐘，李明達等人來領唱，就更顯得慷慨激昂，動人心弦。

可惜的是，現在的世界，由於科技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變得越來越疏離了。曾幾何時，無論是親人的聚會，朋儕的飯局，大家同桌而坐，卻相對無言，人手一機，低頭把玩，彷彿只有網絡的世界才是真實的，虛擬的天地才是珍貴的。如今再唱這首歌的時候，是否會變成「頭啫啫，揸手機，趁青春，分頭去上網」呢？不錯，今天的年輕人，在很多方面，比起上一代或上兩代

的人來，由於網路的四通八達，的確是能幹很多，一機在手，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但是多知道哪一家餐館的裝潢，那一道菜式的模樣，實在也增長不了多少見識，資訊和知識，其實是兩回事，要知道資訊網上遊，知識心中留，假如滿腦子資訊氾濫，那麼真正的知識就會水過鴨背不留痕。

大學不錯是個學習求知的地方，在大學三年或四年，該要如何好好利用，才不至於虛度呢？最近跟一些已經踏入社會十幾二十年的朋友談過，他們都認為在大學時代不論讀的是那個專業，一到工作的時候，最要緊的是表達與書寫的能力。放眼世界，不難發現在各行各業中的佼佼者，的確都是能把心中所思所感善加表達，隨時下筆成文出口成章的人物，但是，這種繡口健筆的人才，環顧學界，卻已經越來越少了。

英國作家 Thomas Arkle Clark 在一篇文章 *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 中曾經提到遇上一位當年大學同窗，雖然已是出色工程師，但問起如果讓他再當一回大學新生有何想法，他卻如此作答，「I should learn to write and I should learn to speak」要能說能寫，各位同學不妨在專業之外多看閒書，多爭取練習的機會，如參加面試班，演講會，戲劇社等等課外

活動。至於閱讀，記得沈祖堯校長在一次演講中，曾經鼓勵同學「每個月讀一本書，一本與你的主修科目無關，與你的專業無關的書」，讀書，尤其是率性隨意，瀟灑即興的去讀書，是一件最唾手可得的事。

台灣名作家張曉風說過：「其實最精緻最恣縱的聊天應該是讀書了，或清茶一盞邀來莊子，或花間置酒單挑李白……如果握一本《生活的藝術》，林語堂便是我們談笑風生的韻友，而執一卷《白玉苦瓜》，足以使余光中不能不向我們披肝瀝膽。尤其偉大的是我們可以指定梁實秋教授作傳譯而和莎翁聊天。」（見《精緻的聊天》）讀書，尤其是博覽群書，中西並涉，應該是我們大學生不可放棄的權利，請別說學習語文是中學時代的課業，現在為時已晚，世紀老人名翻譯家楊絳先生今年一百零三歲了，她在百齡感言中說：「我一百歲了，生活得很好，每天看書，寫作，希望天天有點進步。」在她的面前，我們大家都青春年少，前面的路還長得很，進步的空間還大得很呢！

最近榮獲法蘭西學院銘文與美文學院外籍院士的饒宗頤教授，是一位學貫中西的碩學通儒，集學問大家與藝術大師於一身，曾經請教過他治學與創作之道，他說，可用「還想妙

得」四字概括之（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東晉顧愷之論畫言），學藝如此，為學也如此。換言之，不管學習什麼，都要能舉一反三，融會貫通，運用想像力來盡情發揮，則必然有所得。各位同學在大學數年，如果有決心，有承擔，並在學習演說及書寫的過程中，加強訓練自己的思維方式，表達能力與溝通技巧，從而能明辨是非，通情達理，則將來無論從事哪一行業，自能得心應手，卓然有成。

最後，祝愿各位同學，在此燦爛的大學生涯中，除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牽掛，別忘了繼續有夢。

美國十九世紀的名詩人 Emily Dickinson 曾經寫過一首小詩：

To make a prairie it takes a clover and one bee (1896)

To make a prairie it takes a clover
and one bee,
One clover, and a bee,
And revery.
The revery alone will do,
If bees are few.



信廣來院長致送紀念品予金聖華教授

她的意思是「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首宿「隻蜂」，再加上「夢想」，但是如果找不到蜜蜂的話，僅僅有「夢想」也就夠了。
在座的各位，都還處於做夢，追夢，尋夢的年齡，要造就一片草原，別忘了即使手空空，也要像新亞創校的先賢一般，懷著夢想，理想，結隊向前行啊！

「誠明獎」領受人郭志讚辭



「誠明獎」是新亞書院畢業生的最高榮譽，郭志同學獲頒此獎，我很高興。郭志三年前以全班最優異成績考入政治與行政學系後，一直跟著我讀書，彼此亦師亦友，故知他甚深。當院方邀請我為他寫讚辭時，我一直在想，郭志憑什麼得此獎？他這三年大學生活，配得上這個榮譽嗎？然後我看了一下他的履歷。成績確實不錯，三年平均績點高達三點八，也得過大大小小獎學金，參加過一些有意思的課外活動，例如做過國是學會主席。老實說，如果僅僅因為這些，在我這個老新亞看來，郭志仍然是配不上誠明獎的。所以，以下我不打算談他的履歷表上炫目的紀錄，而談一點很個人的觀察，且只集中談一點，就是郭志這三年是怎樣讀書的。對我來說，這是郭志配得誠明獎的主要原因。

我教的是政治哲學。在許多人眼中，哲學是一門艱深枯燥且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的學科。我有一個讀書組，叫犁典讀書組，源起於錢穆圖書館麗典室，已有十年歷史。讀書組十多二十人，每三星期在我家聚會一次，每次三小時，讀的都是哲學原典。郭志從一年級開

始，便加入讀書組，三年來從不缺席，積極投入，成為讀書組核心成員。我仍記得，他第一次報告的文章，是芝加哥學派始祖 Frank Knight 的經典文章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最後一次，是今年八月上飛機赴多倫多大學繼續學業前兩天，報告的是當代著名哲學家 Bernard Williams 的 “From Freedom to Liber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tical Value”。我們選讀的文章，都是相關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原創文章，極不易啃。一位本科生，能夠三年堅持下來且樂在其中且樂此不疲，誠為少見。更難得的是，郭志不僅參與犁典，過去三年暑假，還自發與同學組成讀書組，一起讀自己喜歡的學術經典。當其他同學在世界中忙碌的時候，郭志卻在安靜的校園安靜地讀書，讀哲學。

兩年前，我開了一門給研究生和老年班學生的研討課，叫「自由主義及其批評者」。原則上，低年級同學是不可以選的。郭志和其他三位二年級的同學來找我，說他們也想加入，於是我破例。結果那門課，成了我教學生涯中最高為難忘最為享受的一次知性之旅。我們一班十多人，從晚上七點始，一邊讀文章一

邊喝酒一邊為同學提出來的犀利觀點或拍掌或大笑或激辯，以至常常忘記時間過去而直至深夜始散，而每次結束時大家都意猶未盡心有不甘。我從沒經歷過這麼美好的課。平情而論，沒有郭志，這門課不可能那麼精彩。他的認真執著投入，感染了全班的哲學情緒，激起了大家追求學問的熱情。一位二年級學生，如果在乎的是GPA，一定不會走來選修這樣的課。

每年我都曾教一門政治哲學導論課，同學稱它為1095。近年因為修讀人數實在太多，兩位助教加上我，也無法應付那麼多組別的導修課。我請郭志幫忙，他一口答應。於是在三年級應付自己繁忙學業之餘，郭志還多了一個助教身份，盡心盡力帶領其他同學進入政治哲學的世界。如果他不在意的只是一己學業，他不會有這樣的付出。

或許有同學說，你筆下的郭志，最多也就是一名書呆子或「潛水員」而已。不是的。政治哲學和其他學科有點不同，它的終極關懷，是人們如何才能夠合理公正地生活在一起。一個對人生對社會沒有一定關切，對苦難對不公沒有相當感受的人，將很難讓政治哲學這門學問走進自己的生命。事實上，除了讀書，郭志同時也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熱心公共事務

的典型「Franklin友」（范克廉樓學生組織者的簡稱。）

郭志以高級程度會考四個A的成績進入中大，完全有能力像其他尖子那樣選讀熱門學科，他卻選擇了政政；以他甲等榮譽畢業的表現，完全可在商界謀一份收入不錯的職業，他卻選擇遠赴加國，繼續走學術之路，追求他的理想。在主流眼中，郭志絕對是一位傻瓜；在同學眼中，或許也就是一位喜歡吃新亞餐蛋麵的知行樓宅男；但在我眼中，他卻是一位有抱負有個性且對學問人生有誠明心志的新亞人。

十八年前，我從新亞畢業，誠明獎與我擦身而過；十八年後，我的學生獲此榮譽。這很奇妙也很美好。我為郭志自豪，向他祝福，並期許他帶著新亞的人文底蘊與水塔身影，走得更遠。④

（此讚辭由政治與行政學系周保松教授撰寫）



「誠明獎」領受人蔡松霖讚辭



金聖華教授頒發「誠明獎」予蔡松霖同學

「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新亞學規的第一條，這也是蔡松霖同學的座右銘。

不知不覺，我已經認識松霖四年，見證著他在中大的成長。松霖是應屆新亞書院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一級榮譽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蔡同學在校內一直成績斐然，名列前茅，四年在學期間求學態度認真，主修科平均積點達三點八九，更有學期績點曾達滿分四。松霖在學年間曾多度入選新亞書院及社會科學院院長榮譽錄，他的學術努力亦獲各方肯定，曾獲得多個獎學金，包括新亞國文獎、雅禮協會獎學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友邦慈善基金獎學金、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薪火相傳獎學金、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李瓊好女士紀念獎學金、胡世榮先生紀念獎學金、林耀明校董學生傑出服務獎等。松霖亦於二〇一一年獲選為匯豐銀行海外學人，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一年訪問學生鑽研歐盟政經體制及國際關係，期間他亦當選為皇家亞洲學會的學生會士。

松霖性格藹然有禮，喜歡與不同人接觸，不遺餘力地拉近不同群體的距離。他熱心參與課外活動並展然傑出領導才能，廣受同學歡迎，入學後即被選為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主席，兼任該學系系務會的本科生代表。二〇〇九年時，蔡同學亦代表中文大學出戰於泰國曼谷舉行的首屆亞洲大學辯論錦標賽。其後他亦擔任不少校內公職，樂於為大學及書院貢獻意見和精力，包括中大社會及公民參與督導委員會委員、中大師生交流會學生代表、新亞書院耶魯大學交流活動學生委員會主席、社會科學院模範教學獎遴選委員會委員、政策研究青年峰會召集人、新亞書院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及二〇一三年畢業校友召集人。蔡同學亦於本年度與我合作推動校內本地生及海外生的融合工作，他與學生事務處成功籌辦了首屆的中大亞洲多元文化節。松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生打成一片，而整個活動亦廣受各界好評。

蔡同學不甘只困於象牙塔，埋首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在學四年經常走出香港這個叢爾小島，訪問超過二十個國家遊歷廣見聞，體會各國社會問題和現象。松霖決心勵行基督教誨：「非以



役人、乃役於人」，早於中學時期已獲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獎，並曾於美國、英國、菲律賓、印度、中國國內等地服務不同困苦群體。他關心愛滋病患者的身心靈發展及權利，悉心致力消除社會對病患者的偏見和歧視，曾參與美國雅禮協會公共服務交流計劃於康涅狄格州與耶魯大學同學一起服務當地的愛滋病人。回港後，松霖亦於衛生署紅絲帶中心，一所愛滋病教育及研究的資源中心義務工作。於英國在學期間，他每星期於東倫敦貧困的哈克尼區一間學校義務教授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政府與政治課。學校的學生主要為少數族裔，有為數不少的穆斯林新移民，松霖亦負責幫助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令他們更容易融入英國社會。松霖一直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誠告自己，祛除小我功利計算，為國家和社會的進步竭盡全力。

我於中大任教二十餘年，蔡同學的學業，品格，目光和理想實屬罕見。松霖獲誠明獎實至名歸，亦為一眾同儕榜樣。 (此讚辭由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撰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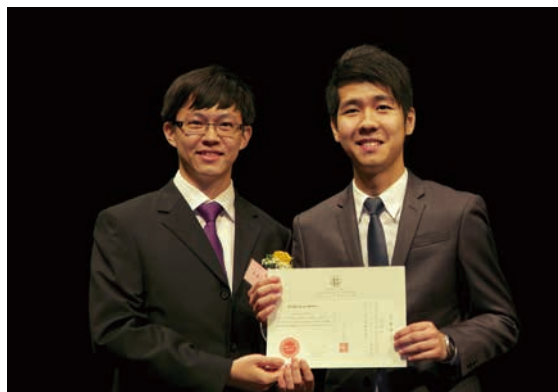




丘安福先生頒「乘風獎學金」



劉惜木女士頒「陳順發紀念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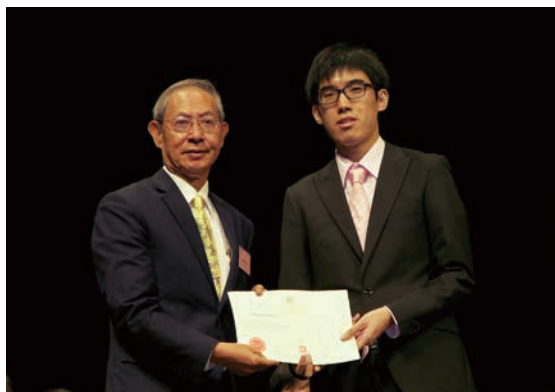
吳秉宗博士頒「薪火相傳獎學金」



呂景洲先生頒「呂景洲許妙珍伉儷中文系成績優異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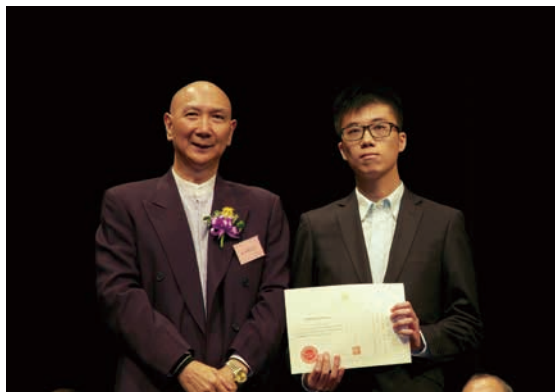
李潔蘭校董頒「李梁淑英女士獎學金」



李金鐘先生頒「何添博士紀念獎學金」



林張麗瓊女士頒「林張麗瓊女士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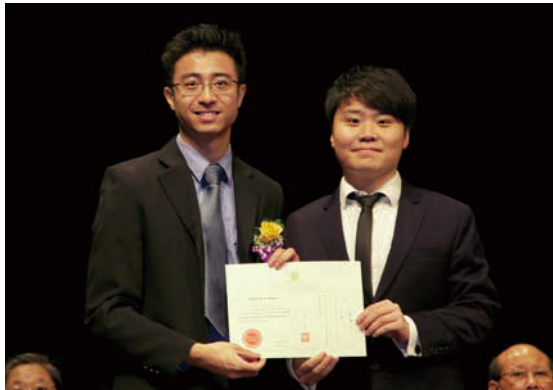
林泗維先生頒「林泗維先生獎學金」



林海先生頒「林海校友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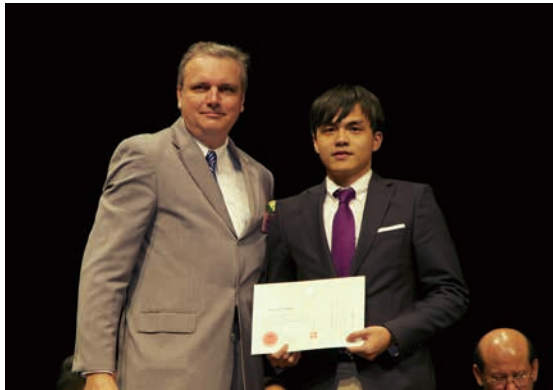
楊詠欣小姐頒「楊詠欣校友醫學院獎學金」



梁康橋先生頒「二〇〇五年度畢業班傑出活動表現獎」



長原彰弘校董頒「長原彰弘先生獎學金」



楊凱里校董頒「雅禮協會獎學金」



鍾嫻誼女士頒「成功慈善基金會獎學金」



王文彥校董頒「王焯華先生紀念獎學金」



饒美蛟教授頒「饒美蛟校友獎學金」



袁慧珠女士頒「一九六七校友獎學金」



麥帶娣女士頒「麥利光先生紀念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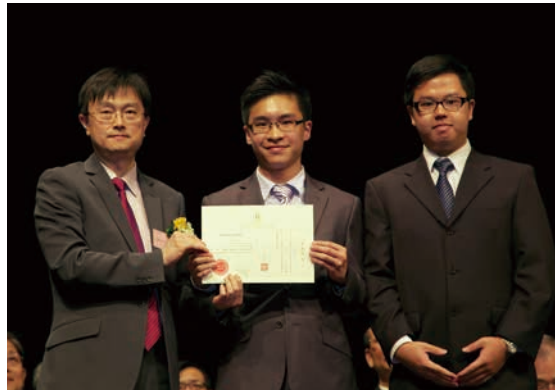
朱潤安先生頒「覃民治先生紀念獎學金」



黃浩潮先生頒「新亞書院校友會獎學金」



李明達校董頒「新亞書院校友優秀籃球運動員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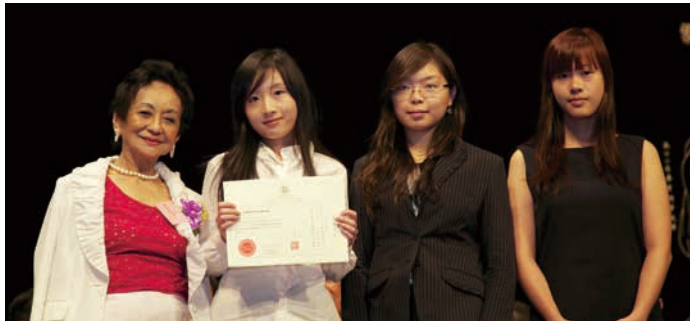
陳新安校董頒「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入學優異生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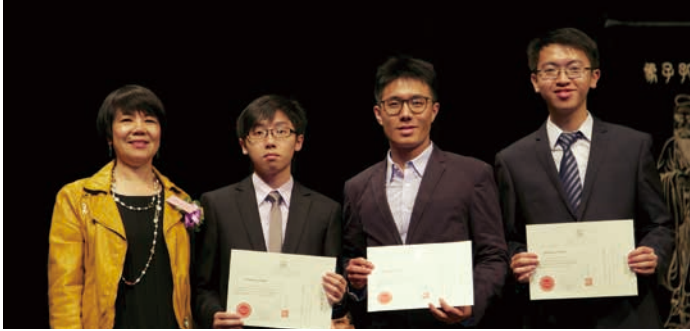
黃偉良先生頒「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



梁英偉校董頒「梁英偉先生獎學金」



周嚴雲霞校董頒「周文軒夫人嚴雲霞女士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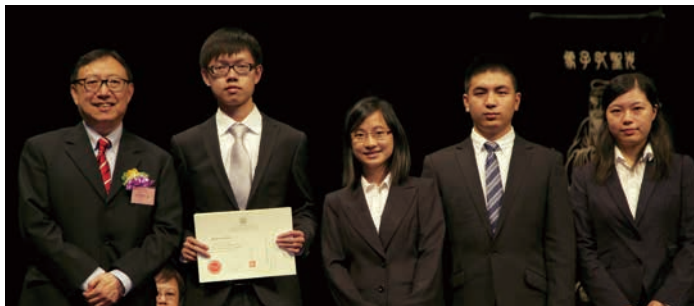
陳淑貞女士頒「陳富全先生及夫人獎學金」



陳啟豪先生頒「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馮小玲女士頒「黃偉慶先生紀念獎學金」



陳志新校董頒「陳知浩先生紀念獎學金」



李浩文教授頒「恆星獎學金」



徐立夫先生頒「徐季良博士紀念獎學金」



董家池先生頒「楊汝梅博士暨夫人紀念獎學金」



鍾陳穎嘉校董頒「鍾陳穎嘉基金獎學金」



林耀明校董頒「林耀明校董學生傑出服務獎」

獎學金頒獎典禮午宴



獎 學金頒獎典禮圓滿結束後，本院於雲起軒設宴款待各位蒞臨嘉賓，並邀請獎學金領獎同學一同參與，讓同學能親自對各位捐款人表達深切的謝意，更藉此機會了解捐款人成立獎學金背後的意義和理念，將回饋社會的精神承傳下去。午宴開始前，院長信廣來教授向各位致簡單的歡迎辭，並邀請今屆其中一位誠明獎領受人蔡松霖同學分享他的得獎感言。他感謝新亞多年來的栽培和教導，畢業後會於自己的崗位繼續發揚新亞精神。⊕

新亞書院／湖南大學／蘇州大學暑期交流計劃

新亞湖南蘇州暑期交流團感想

蔡清暉（會計／四）



提筆寫新亞湖南蘇州暑期交流團的感想已經是九月中的事了，秋風仍未起，但漸覺暑熱已經開始消退，記起七、八月是在湖南熬過的苦，又在江南古城蘇州肆意地享受過，回憶亂翻起來，筆者揮之仍覺繚繞心頭。

故事由香港的行程說起。這次三地交流團共分為香港和中國兩個部分，七月中，近三十個湖大、蘇大的同學先來香港遊覽一星期。這其間，書院悉心安排同學參觀不同的機構。為了讓內地同學加深對香港教育環境和情況的了解，院方安排團隊參觀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新亞中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一覽本地學生由小學到大學所接受的教育；再者，為向大隊展現香港法治精神之核心價值，我們參觀了九龍城裁判法院、廉政公署和香港立法會，以一窺本港獨立的司法制度；此外，香港歷史博物館與孫中山博物館的導賞團也讓同學更了解香港的歷史；最後，我們參觀了位處馬鞍山的伸手助人協會老人服務中心，又到葵涌的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採訪長者，而其中經歷，至今仍教我難忘。

最難忘的是探訪居住在石籬村的獨居老人。我們給他們帶來一些日用食糧，陪老友記

閒談一番，和他們渡過一個快樂的下午。起初我們以為為老人家一個人居住，想必寂寥苦悶，結果出乎我們所料，公公婆婆都精神飽滿，有些還在打麻將呢！更有婆婆會說普通話，跟內地同學聊起天來，氣氛輕鬆，大家都很快。有內地學生分享，他們探訪的婆婆今年九十歲，老伴已去，而膝下幾名子女都未有盡孝，所以留下她一個人生活。但她堅持不領取綜援，而靠著自己微薄的積蓄，每天買菜做飯，努力生活下去。這位婆婆的故事令內地同學非常感動，說香港人重視人文價值，而這種品德令他們更喜歡香港。我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聽到這句話，打從心底裡感到自豪。然而七日行程很快過去，可惜我另有要事在身需要提早兩日離開，以致未能完成整個香港行程，錯過和內地同學同遊海洋公園和臨別歡送的環節。然而這次暫別，只是為第二部分的中國行程掀起了序幕。

故事在毛主席的故鄉——湖南延續下去。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悠久的書院——嶽麓書院的發源地，這裡早已被視為孕育中國文化的重地，充滿濃厚的人文氣息。我們在朱家鎮九年學校義教四天，將人生哲理、文化、地理、歷史、

科學等知識，一一授予四十名初一、二的孩子。

然而，學校和宿舍的居住條件都叫人蹙眉：課室設備簡陋，只有瘦弱的粉筆和陳舊的黑板，木造的小椅子都是搖搖晃晃的，仿佛隨時會倒下；宿舍破舊且又蚊子多，廁所醜陋污穢，牆壁上滿佈鐵鏽，天花角落更結著厚厚的蜘蛛網，加上時為炎夏，天氣酷熱，每天三十多度，不要說香港同學長居城市未能熬苦，就連湖南同學也抵受不住，開始中暑感冒了。但學校得悉我們來臨義教，事先特別為我們接通了電路、添置電風扇，又為我們準備洗澡用的膠盆，和購入大批營養補充品，如牛奶、餅乾等。雖然條件仍遠遠落後香港，但他們的細心照顧，確實令我們很感動。

感動時刻豈止於此？在最後一天上課後，學校特意安排我們造訪學生家，了解他們的家中情況。我和兩個湖南同學去了湯菁家。湯菁是家中獨女，父母長年在外打工，掙錢養家，於是把湯菁交由姑姐照顧。她十分懂事，平日幫忙飼養家裏的兩頭牛，又會替堂兄趕鴨鵝。在田野間成長的湯菁年紀小小，卻成熟而意志頑強。她深諳讀書很重要，在人口眾多的中國，考

上一所好的大學是最直接、最簡單的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方法。相反，香港同年紀的小孩雖然物質生活豐沛，做人卻沒有目標，備受保護但卻欠缺最基本的自理能力，可謂諷刺。作為香港人，我不否認香港依然有其珍貴而獨特之處，但若要保持東方之珠的美譽，我們不能再固步自封，眼見別人迎頭趕上之際，也得沉著思考我們下一步該怎樣做。這段義教時光辛苦而充實，每天的經歷都讓我反思自省。然而，時間從來不等人，送別日子終要來臨，我不會忘記臨別前拍照時，同學們的每個笑臉，我也不會忘記學生送我親自主繪的本子，我也不會忘記每晚湖南偌大夜空上的星光璀璨。

完成了湖南長沙艱苦的義教後，我們轉到充滿東吳風韻的蘇州遊玩。以往暑期義教交流團，主要由新亞書院和湖南大學主辦，但今年蘇州大學和敬文書院加入團隊，使兩岸三地的學生能體驗不同地方的文化。在蘇州，我們遊覽了多處名勝，例如金雞湖、拙政園、蘇州博物館、虎丘、水鄉周莊，以及平江歷史街區。蘇州千幾年來是中國的經濟重鎮，此次造訪之後，我才有機會了解它的歷史價值。除了

美不勝收的處處美景之外，蘇州同學對新亞同學的細心照料也令人心，三天以來他們全程在旁，又特意排了一個小時隊，只為買當地最有名的生煎包讓我們一試。這次蘇州之行，每天歡笑不絕，共渡了一段又一段難忘時光，而轉眼十日之中國行程很快也要結束了。

暑期交流團謝幕之際，回想第一天在新亞知行樓大廳接待湖南和蘇州同學時的情景，當時大家都不敢跟對方說話，氣氛尷尬，後來彼此開始熟稔，開懷暢談，友誼日積月累建立起來。這個炎夏，我在湖南和蘇州過了一個難忘的假期，得到了一段深刻的回憶。如今，回憶沉沒於腦海深處，令人時常懷緬。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資助，讓我們二十個人在過去這個暑假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此時收筆已是凌晨，筆者抬頭仰望香港的天空雖看不到繁星閃爍，腦海中卻翻起在這暑假與你們共譜的青春劇，一幕時常令我會心微笑的青春劇。希望內地同學再來香港遊玩時，香港同學可以再作他們的小夥伴，也希望下一年參加湖南蘇州暑期交流團的新亞同學，能珍惜和享受這趟獨特而奇妙的旅程。④



那一年的夏天

蔡小玲（中文／二）

五時以後，不再刺目的餘暉淡入。抬頭一望，整片天空被染成鵝黃色，由深而淺，給你淡淡的素雅。我帶上耳機，靜靜地欣賞著這一片淡雅秀麗的校園風景。

「……突然好想你 你會在哪儿 過得快樂或委屈

突然好想你 突然鋒利的回憶 突然模糊的眼睛……」

前方有好幾個學生從大學圖書館走了出來，雲朵慢慢地在飄動，校園靜悄悄的，在我一出神一恍惚之間，物走星移，我彷彿看到了一大群青春的大學生汗流浹背地走出超市，急不及待地把凍得硬邦邦的棒棒冰掰成兩段分給同伴，然後貪婪地吸吮著冰棒，一種透心涼的感覺瞬間蔓延全身，很是爽快。那時太陽周圍圍繞著淡淡的光暈，顯得懶洋洋的，一抹斜陽投在我們的身上，拉起了長長的影子。我們就這樣無憂無慮地看著天上的雲彩，踏著前方小伙伴們的影子，嬉鬧著回支教的學校……

那一年，我們都是懵懂的大學生，都是帶著孩子氣的年輕人，都是正值最青春的年華；那一年，緣份拉

近我們彼此的距離，觸動我們純潔的心靈，牽動我們的思緒，使我們的友情能夠萌芽、生長；那一年，我們為自己的青春歲月寫下了燦爛的一頁，留下了不可泯滅的痕跡。

那時是夏天。

那是二〇一三年的夏天。

那是二〇一三年的湖南夏天。

那是二〇一三年的湖南夏天，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和湖南大學的四十位小伙伴們一起支教。

那個夏天，我們從湖南長沙出發，坐了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隔著玻璃窗看了一路山巒起伏、重巒疊翠，終於來到了支教的學校——寧鄉縣花明樓鎮朱石橋中學。那裡有著纖塵不染的晴空、梢頭盎然的叢林、風光無限的田園、蜿蜒曲折的山路、遍野如茵的綠草、灰瓦褐牆的農舍，有著城市人所嚮往的大自然生活。

學校的教學樓正門掛上了一幅刺眼的紅色旗幟，寫著：「熱烈歡迎香港中文大學和湖南大學優秀學子」，看後讓我的臉熱辣辣的，心想學校的老師們也太抬舉我們了吧。這所學校

是在二〇一〇年竣工的，所以外表是挺光鮮潔淨的。但是，課室的環境卻不怎麼樣，地磚髒兮兮的，木椅子是破舊的，坐上去搖搖晃晃。整個課室熱浪滾滾，吊風扇吹得嘎嘎作響，但我絲毫感受不到一點涼意。

然而，孩子們依然安靜地坐著，黑黝黝的臉龐上嵌著兩顆清澈的大眼睛，稚氣地看著我們。我說著生澀的普通話，很是尷尬。但是孩子們的眼睛卻流露出對知識的渴求、閃爍著對我們的信任、散發出對我們的尊敬；一股暖流從我的心底裡冒出來，再蔓延全身，我的臉上便不自覺地漾開了自信的笑容，嗓門也逐漸扯大，講課時也變得更得心應手。

我負責教香港歷史，從鴉片戰爭說到近代的香港歷史，就連自己也覺得教授的內容過於沉悶。最初還以為孩子們會托著腮，雙眸空洞；或是弓著背，找周公去了。然而出乎意料，孩子們都很專心地聽課和寫筆記呢！

「你們覺得香港比較大，還是寧鄉縣比較大呢？」

「香港大！」一個坐在後排的男生大聲搶答。

「香港大！」另一個女生說。

「……」其他的同學則噤噤不休的討論。孩子們踴躍的參與讓我樂不可支。

「不如我揭曉答案唄……其實是寧鄉縣比較大呢！」孩子們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是的呢，沒騙你們啦。寧鄉縣的人口大約有一百三十萬，那你們猜一猜香港的人口吧。」

「一百萬！」

「不是。」

「一百三十萬！」

「再猜。」

「二百萬！」

「再多一點點……」

「……四百萬！」

「要再多呀！」

「那五百萬唄！」

「再多唄！」孩子們都沒好氣地看著我。

「……那就七百萬唄！」後面的男生突然喊了出來。

「答對了！」孩子們「哇」一聲地叫了出來，眼睛骨碌碌地轉動，很是吃驚。「所以說，香港真的是好擠的……」孩子們踴躍的討論和積極的配合都是驅使我們熱心教學的動力，每個班房都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除了和湖南大學的小伙伴们一起教書以外，我們空閒的時候就最喜歡聚在休息室裡玩各種的遊戲，例如有最讓小伙伴们為之神魂顛倒和瘋狂的「狼人」、最讓我摸不著頭腦的「三國殺」、最考驗大家反應和敏銳度的「UNO」、最讓小伙伴们絞盡腦汁但終也逃不過詞窮命運的「誰是臥底」、最讓大家樂此不疲的「巧克力球呀彈彈球」、最令小伙伴们忘掉許多腦細胞來分辨聲音的「我是熊寶寶」……小伙伴们拍案叫絕、笑得眼淚都飆出來和開心地蹦蹦跳跳的模樣都成為了這個夏天中獨特的一抹風景。

夜色黑沉沉地壓了下來，彷彿畫家潑翻了墨汁在宣紙上。路上沒有街燈，男生們就提著手電筒陪伴女生們去打熱水洗澡，像護花使者似的，顯出了他們的男子漢氣概，贏得了一眾女生的好感。此外，男生們還要站在滿是惡毒的大蚊子的食堂外面

看著水龍頭的熱水流進桶子裡，還叮囑女生們不要走近，免得被蚊子咬。天呀！這些男生們可不可以不要對我們這麼好！還沒說完呢，男生們最後還幫女生們提著沉甸甸的水桶跑了幾層樓梯，把水桶送到我們房間外面才離去。他們每晚如此，沒有間斷，沒有怨言，沒有厭惡；只有傻氣的笑，只有一身的酸痛，只有汗水浸濕了的上衣。哇！這些男生們真的很照顧女生們。哎呀！女生們的心都快要溶化了。我的天！女生們就差點兒感動得要以身相許了……

洗完澡，女生們就最喜歡聚在一起聊天，聊東聊西的，什麼都可以聊，時而笑得肚子痛，整座宿舍樓都迴響著清脆的笑聲，最後聊得天昏地暗，一直到夜深人靜才捨得起話匣子，跑回床上倒頭呼呼大睡；有時候，我們會跑上跑下，闖進其他女生的宿舍裡借打火機燃點蚊香，或是借用遠近馳名的「六神」花露水來驅蚊，效果蠻不錯的，然後就閒聊一會兒，開玩笑又跑回去了；大家還會聚在大操場上看星星，漫天的星星像撒滿在一塊黑布上的碎鑽石，晶瑩透亮，散發著耀眼的光芒，令人情不自禁地踮起腳尖，伸出手想把星星摘下來……

在最後一天，孩子們竟然悉心為我們表演，歡送我們。他們排成三

行，向我們咧嘴而笑，露出潔白的牙齒，笑得可真好看。只見他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跳著可愛的舞蹈，稚嫩的歌聲便開始在我耳邊縈繞著：

「……我還有多少愛 我還有多少淚 讓蒼天知道我不認輸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伴我一生 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謝命運 花開花落 我一樣會珍惜……」

然而，歌曲的內容使我雙耳通紅，像收錯了禮物。我蹙著眉尖極力回想，我所能教授他們的只是冰山一角的知識，為他們所做的都極其平常。僅付出了這些，我就值得獲得孩子們的感激嗎？

是的，大自然孕育了這群善良簡樸的孩子們，賦予他們一顆純潔的心。對他們來說，沿著稻香河流騎單車，赤腳在田園裡奔跑、捲起褲管在小溪俯拾蛤蜊和小魚、偷摘別人院子裡拳頭大小的果子、採摘路邊的小野花送給同伴就是最簡單和單純的幸福。知足常樂，是我們一生都需要向他們學習的課題。

支教結束，就意味著我們要離開湖南，離開長沙，離開小伙伴们了……

那一天，湖南大學的小伙伴们含著滿肚子的淚水，紅著雙眼來送機。不堅強的幾個女生早已哭成了淚人兒，我笨拙地擦拭臉上的淚水，努力地擠出最燦爛的笑容，使勁地向湖南大學的小伙伴们揮手道別。然而，淚水又湧了出來，模糊了視線……

成群結隊的鳥兒飛過天空，把我的思緒重新拉回現實。剛才從大學圖書館走出來的好幾個學生早已經走遠了，他們的身影小得像螞蟻一樣，愈走愈遠，愈走愈小，最後完全看不見了……

這時，耳機傳來了另一首歌曲：

「會不會有一天時間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 回不去的悠悠的歲月

也許會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終點
也要和你舉起回憶釀的甜……」

是的，這次的交流團是我大學一年級生活中最美麗的回憶，也是不能再回去的歲月，但我相信，小伙伴们的心仍舊在一起，我們一定會再釀造甜絲絲的回憶……

我相信。☉

新亞湖南蘇州暑期交流團感想

戴維樂（工管／三）

新亞書院／湖南大學／蘇州大學暑期交流計劃

若果當初因為害怕面對新環境而拒絕參加這次交流團，相信我會後悔莫及。比起絕大部分的交流團，這次「新亞書院／湖南大學／蘇州大學暑期交流計劃」不僅來得更有意義，同時亦更震撼。

首先，這次旅程帶給了我們極大的文化衝擊 (cultural shock)，令我們體會到中港政經環境不同所帶來的不同價值取向與文化面貌。其中，一些湖南大學的朋友言談間極具政治觸覺，能如數家珍地分享近代中國的政策，包括「211工程」、「985工程」，這實在令我們這些稱為「政治冷漠」的香港學生汗顏，同時亦不禁敬佩他們在時事上所表現的觸覺和廣泛知識。而我們電視上看到的內地時事，或如內地民眾對「當兵」的觀感、天災時的可怕景況等等，他們都會熱情地為我們解惑，分享討論，而這一切都大大開闊我們對祖國的認知。

旅程的第二部分是義教，其中過程實是五味紛陳。無異，相對香港城

市化的環境，湖南山區的生活條件實在比較惡劣。炎炎夏日每天平均四十四度的高溫令我們經常汗流浹背；貧困艱苦的居住環境也是我們必須面對接受的。然而，我們的旅程不過短短七天，但他們可能一輩子都必須刻苦耐勞地養活自己，養活家人。比方說，該所九年制學校的小夥伴下課後大都需要回家下田耕作，生火煮飯，同一時間又要照顧弟妹，完成沉重的家課，準備考高中……想到這一層，我們這些哥哥姐姐巴不得掏出自己所學所識，全然教曉他們，盼望能夠讓他們享受學習，確確實實地充實所識。

我肯定他們的心靈是富足的。到現在，校方及同學熱情的招待仍然相當深刻：怕我們吃不慣，每頓飯都做五六道菜，儘量滿足我們；每天讓出全校唯一有空調的會議室給我們準備教材及小息，又特地為我們設置 wifi 上網；家訪時又為我們送上一些自家種的新鮮農作物，供大家品嚐。如此大方的款待，如此無微不至的照顧，試問又有多少個香港人、都市人

比得上？

我又想起新亞校歌中有這樣的一段：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
向前行。」

貧乏的物質環境中，我慶幸有一班多情、積極的同伴一同面對各種挑戰，一同建設。教導學生時，我感激一班願意擔起重任、不辭勞苦的友伴共同改善教材教法，互相給予意見。我更加慶幸，湖南蘇州當地居民向我們這班年青人展示了廣闊的胸襟，讓我學習知足。不知不覺間，回憶被時間溶掉，只剩下一些好人好事留在心中，十七天的旅途終歸是甜的，是美的。

衷心期待和這些好友下一次的相聚！
☉



歡迎新聘同仁午宴



本院新舊同仁合照



信廣來院長致歡迎辭

本院與新亞書院教職員聯誼會於九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在雲起軒合辦「歡迎新聘同仁午宴」。今年，本院共有四十八位新聘教職員，當中逾半同仁出席了午宴。信廣來院長在午宴上致歡迎辭，向新聘同仁介紹本院的特色，特別在宏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宗旨。教職員聯誼會主席張政遠博士亦在會上致辭，鼓勵新聘同仁加入聯誼會，並積極參與聯誼會的活動，與書院各成員保持緊密聯繫。



教職員聯誼會主席張政遠博士致辭



出席午宴的書院同仁交談甚歡

書訊

李學銘著

《東漢史事述論叢稿》

出版：萬卷樓圖書公司

ISBN：978-957-739-809-3

本書為本院校友李學銘先生的新著。李先生現任新亞研究所（香港）教授及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其已出版個人學術論文集三種、讀書隨筆集一種及學術論文百餘篇，亦曾主編學術專書、學術期刊多種。本書為最近出版之史學論文集。

本書共收論文十一篇，內容包括外戚勢力消長的剖析、人物遭際的評說、集議制度的探討、《女誡》內涵的闡釋、范書史文的考辨，全部屬東漢史的範圍。立論所據，大多為常見常用的書籍和資料，沒有刻意引用特別難得的珍本、異書；對前人或時賢之見偶有辨疑、訂正或補充，則力求言而有據，不作疏闊無根之論。本書可為有興趣研讀東漢史事的讀者，提供參考或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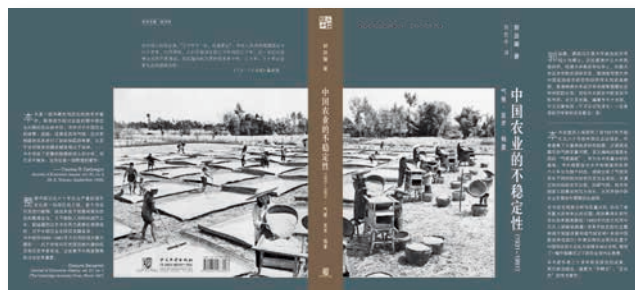


郭益耀著

《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ISBN：978-962-996-600-3



本書的英文原著是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1: Weather,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作者 Y. Y. Kueh 即為本校資深書院導師郭益耀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柯拉連登 (Clarendon) 總部 1995 年出版，2002 年再版。中文版本譯者肖宏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9 月出版。

本書是郭教授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期間二十多年艱苦研究的成果。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自 1931 年開始長達六十年的中國農業動蕩史。作者搜集了大量原始資料和數據，正面挑戰棘手的氣候變量問題，首次編制出涵蓋全國的“氣候指數”，作為全書定量分析的基礎。書中根據技術水準和制度特徵將六十年分為數個時段，細緻分析了氣候變異在不同時段內如何引發農業波動；並通過各時段的交叉比較，回顧氣候、技術和制度三因素如何互為消長，從而導致中國農業發展的長期穩定化趨勢。

全書結合制度分析與定量分析，回應了諸多重大而有爭議的歷史性問題。例如集體化和市場化效率孰高孰低？1960 年代初大飢荒中天災人禍孰輕孰重？改革開放後的農業繁榮主要是緣於制度改善抑或氣候好轉？作者還將中國農業的持續性發展置於中國特定的工業化大戰略中加以分析，展現了一幅中國模式之下的農業現代化圖景。

作者在中文版本中特設一定篇幅，依據其主要研究結論，探討美國世界觀察社社長布朗氏於 1995 年出版的那本至今仍然風靡全球的名著《誰來養活中國》的分析理性和立論的可信度。他指出到了布朗氏預測的 2030 年，中國肯定仍能維持糧食自給自足，不會如布朗氏所說，在工業化加速，人口猛增，耕地縮減，因糧食短缺而大量進口糧食，導致世界糧食價格暴漲，餓死許多買不起食糧的低收入國家的人民。

校友來稿

香港民主之我見

林炳權（哲學／六四）

大部分香港人都把民主掛在口邊，講得多，就成為口號，十之八九都不知民主是什麼，具體內容，它的涵蓋和要它達到什麼實質的效果。多數香港人把民主當成攻擊神器，無堅不摧。

早前中文大學的調查指出超過六成年青人不以作為中國人為傲。對祖國有抗拒，對港府不信任。反共情緒高漲，推倒政府行動增。香港示威率全世界最高。什麼政策都反對，連增加長者生活費、反對黨議員也用拉布阻止財委會撥款、涉及民生經濟的港珠澳大橋、京港直通鐵路建設、發展東北等，泛民政棍議員也用卑鄙劣毒手段阻礙。香港政府給他們舞弄得缺乏效率，人民生活深受打擊，已不能與新加坡，上海比較。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香港末落，快將來臨，後一代不應留港。

這些人所了解的民主，就是他們作主一切。這等政棍以為自己是民選（兩三萬選民，就當七百萬算，真無恥）就手指指教政府做事，而忘記應只具監察功能。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取材歐洲和美洲。歐洲是由於法國和俄國革命後所產生的自由和人民力量精神，影響整個歐洲，也影響了美美國獨立。在 Thomas Jefferson on Democracy 所記載的民主是很廣乏的：人生來平等，有生存權利，有追求自由，快樂和幸福的權利。孫中山把廣義濃縮具體化，使適合中國國情，而成三民主義。香港其實也需要有適合港情的民主內容，使能走上正道重生。

現在政棍胡亂叫民主，愚昧群眾，以取悅市民，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以達個人的私利，又可反港亂中，真是一箭雙鵰。

北風將盡花落時

林哲玄（醫學／九一）

「你還是會再來看我吧？」
被珮兒這麼一問，我倒是怔了一怔。這小妮子剛二十出頭，年紀輕輕卻患了個重病。才手術後三天，她恢復得已算不錯。她這回住院，我是刻意給她安排住進李醫生註診的醫院，好讓李醫生也參與手術。雖然我很放心將珮兒交託李醫生照顧，但我從沒想過把她丟下不管。到底，我還她是她的主診。

「放心噢！我總不會丟下你的。」

珮兒聽後報以傻氣的一笑。

珮兒患的是後期胃癌，屬於頗毒的一種。縱使手術把整個胃部切除掉，她還得捱過幅射和藥物治療的煎熬。然而，治療機會不高。

珮兒術後康復得很快。才五天，她已自行進食，並且下床散步。對復原，她有了信心。她的家人、朋友以及醫護也為之振奮。

一個月後，珮兒覆診了。她胃

口不錯，進食良好，體重也回升了一點。樂觀的珮兒當想到即將面臨的治療也只傻氣的一笑。

我竟也樂觀起來了。天總不至於只有陰天吧！

兩星期後的一個下午，我收到腫瘤科彭醫生來電，說珮兒受不住幅射治療，她嘔吐得挺嚴重，而白血球數量驟降，藥物治療想也行不通了。希望白血球回升，然受再想個法子。

接下來的半年，我每個月總要珮兒覆診一次，好讓我問問她的近況，度度她的體重，也說些鼓勵的話。可是，珮兒的體重還是保持不住。吞嚥總好像有點障礙，肚痛也漸見頻繁。我清楚知道她在捱著每一天，捱著每一頓飯，但是投訴後也還是那傻氣的一笑。

漸漸，珮兒吞不下咽，體重嚴重不足。於是我提議她入院檢查，她無奈地同意了。驗血、X光、掃描、內窺鏡等一連串的檢查接踵而來。瘦

骨嶙峋的珮兒在輪椅上給推來推去，也沒有半點怨言。報告基本上証實了胃癌復發，但是，對於一個受不住藥物或輻射治療，給病魔折磨得半死的小妮子來說，這還不是個毫無意義的結論嗎！

為了餵食，我給珮兒從鼻孔放進一條幼管至小腸。營養的難題好像解決了，但究竟這是治療還是進一步的折騰？珮兒笑不出了。在她瘦小的臉龐上，那原來已不小的眼睛顯得更加大。眼裡的神采卻大不如前，然而，流露出來的對醫生的信任仍舊絲毫不減。我可以不自覺慚愧嗎？

珮兒又出院了，只是鼻孔裡多了條管子。兩經已下了好久，該是歇一下了吧？

這天清早收到珮兒家人的急電，她肚子疼了整個晚上，一家人都擔心得沒個好睡，而早上她開始發燒和嘔吐了。一小時後我在醫院給她急診。珮兒雙拳緊握、雙目緊閉、面色蒼白、血壓偏低、心跳急促、腹部僵硬，而鼻孔的管子正流出深綠色液體。臨床診斷為內疝。這是個嚴重的胃切除術後遺症，很可能須要施行緊急手術。珮兒再次住院了。

一切檢查與臨床診斷吻合，手術似乎無可避免。可是，她久病、瘦

弱的身軀真能捱過又一次手術嗎？當時我實在沒有把握，對珮兒亦只好坦誠告之。

我與她並肩跟病魔戰鬥已近一年了，縱使我們正在節節敗退，縱使珮兒對病情不再樂觀，但她的意志仍然如此堅定，她仍然堅實地踏著每一步路，她仍然積極地迎接每一個清早！啊！假使我此刻放棄戰鬥，便是出賣戰友，丟下我的病人不顧，既失於情且失於義！但是我又如何甘心讓我的病人多受苦痛卻無補於治療啊！

「林醫生，就是你也沒把握？」
手術後，珮兒沒有好過來。

我躲在暗角裡觀望著這一切：四周都被漆黑籠罩著，就只臥在病床上的珮兒和坐在旁邊她的丈夫這細小的時空泛著昏黃的微光。沒有戲劇中那清麗柔美而略帶蒼白的妻子，現實中她瘦得雙頰凹入、嘴唇乾裂、眼眶突出、手脚嶙峋。她沒有如戲劇中一般氣若游絲的叮囑丈夫不要為離去的人傷心，卻只有模糊的眼神、無言的凝望……

她沒有捱過這一夜。①

藍月河中杏 一枝垂柳飄 北風幾時盡 孤舟過斷橋

二〇一一年冬

懷念張丕介老師

葉龍
(新亞研究所/五九)
(歷史/六九)

一九五三年秋，我們以協同聖經學院畢業的同等學歷與張秉風、李杜及吳業昭諸校友同時免試入讀新亞書院，那時新亞設在桂林街，李杜兄他們選了文史系，我則選了哲學教育系，我以為有「教育」兩字，畢業後可以教書，當時新亞也沒有助教一類的職員向我解釋，協助我選系，我那時對大學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也可說是無知的。

當我開始選讀各科目時，發現新亞真是名師如雲，也可說是名人如雲。除了選修錢院長賓四師的「中國經濟史」外，知道名師難留，首兩年我盡量選讀下列科目，有：曾任國府中宣部長又是孫科秘書的梁寒操師的「各體文習作」；曾任中央銀行秘書長又是桐城派古文家殿軍的曾克崑師的「大一國文」；曾任外交部長的趙冰董事長的「英文作文」；曾任青年黨主席及國府農林部長的左舜生師的「中國近代史」；曾任京滬鐵路局長

的陳伯莊師的「社會學」；曾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英文系主任及研究所教務長的張葆恒教授的「英文翻譯」及「英文作文」；曾任國民參政員的劉百閱教授的「哲學專題」；我還選讀了張丕介師的「經濟學」。以上諸名師名人中，我最早認識的卻是張丕介師。為什麼呢？說來話長。

先父肅範公在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日戰役中受傷返鄉療養，於抗戰勝利後翌年（一九四六年）貧病交迫中逝世，我在四七年堅苦熬至高中畢業，因無錢升讀大學，才請求家父知友呂惠泉世伯在南京工作的女婿處，為我安排了一個抄寫公文的書記工作，因為我的中小學時期，在家父的嚴格管教下練就了一手毛筆書法，所以這工作十分適合我。我在四七年秋至四九年初一直在南京任職愉快。晚上就讀於新創辦的雷鳴遠新聞專科學校夜間部，那時候我真是一個土包子，甚麼都不懂，不過在四七至四九年初這

一段時間裡，除了工作和兼讀夜校，使我認識了三位名人，一位是當我去明孝陵時遇見了黨國元老于右任先生；一位是鳴遠新專董事長于斌總主教，他在開學典禮上用標準京片子講的：「今天是鳴遠新專開學的日子」那句話，一直至今還刻印在我的腦海中，鳴專的校長是牛若望神父，一九六七年時他主持台北輔仁大學校政時，我因重讀中大碩士學位中途受阻，曾去函請求牛神父助我去輔大讀碩士，牛神父以未經考試無法收錄作罷。至於第三位我在南京獲悉的名人就是張丕介老師了，我雖未曾見過他，但在報刊上經常有提起他的大名，使我印象深刻。直到現在，還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不介師的名氣那麼大，因為在報刊上經常報道他，必定是位要人或名人，不知他是否南京地區的大學教授或在政府某一部門任高職，由於他是德國留學的博士，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應該是稀有的。基於上述原因，因此我進新亞時，也同時選修了丕介老師的「經濟學」，以完成我對丕介師的一番敬意和仰慕之情。

今年九月九日我在《蘋果日報》

副刊讀到香樹輝兄（即左丁山）〈紀念張丕介先生〉一文，談及新亞經濟系早期校友郭益耀教授請樹輝兄擔任為丕介師建立紀念銅像發起人之一。因為他倆都是經濟系的先後校友，而且有師生之誼，樹輝兄當然欣然答應。我雖不是經濟系畢業，卻修畢了丕介師的「經濟學」，而且丕介師還曾勸我轉讀經濟系，可惜我沒有轉系。想想現在經濟系的人材輩出，經丕介師親自培養出來的知名校友就有一大群，憑我記憶所及，除了曾在大陸培訓中高級財經幹部的郭益耀教授外，還有如饒美蛟、閔建蜀、列航飛、宋絨五、孫南、陳建人、陳正如、香樹輝、鄭海泉和移民美加的或工作歐美的。因我不清楚一九六九離開新亞後的眾多經濟系新校友，而且讀經濟系的出路肯定比其他學院為廣，這裡恕我掛一漏萬。

回頭說，丕介師並不因我不轉系而感不悅，還勸我選讀一門楊汝梅教授的「會計學」。可惜我又沒有聽，真是愧對良師。此後日子裡，我的教書生涯波濤起伏，還靠投資證券作為幫助，如果當時修讀「會計學」，肯

定對個人理財會大有幫助。

我入讀新亞不久，獲准入住四樓的學生宿舍，室內約有五六張「碌架床」，可住十位左右的同學，那時錢、唐、張三家和孫祁壽教授都住在宿舍的邊房中，兩層樓的大廳房可做四個課室，那時學生少，排課適當是夠用的。我有空或假期時多數會去丕師家玩。過去年去拜年，師母還用糖果招待，丕師則一臉和氣，同我們說笑話。

還有一件事得感謝丕師的，也是五三、五四年間，某日，陳正如兄來投考新亞，只見他從教務處出來，很感徬徨。我們以前並不認識，出於一種關心，問他才知他沒有被錄取。

我當時拍胸口安慰他道：「你不要擔心，你讀經濟系好了，我帶你去見張丕介老師，他一定會收你的，放心吧！」於是，一見之下，丕介老師欣然答應。毋容置疑的，丕介師是口中少談空言，卻身體力行，繼承了其故鄉先賢孔子有教無類及武訓的辦學精神，樂收失學青年，並且經他教導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有可觀的成就。正如兄也沒有辜負老師教導，他畢業後赴

印尼協助一華僑辦搪瓷廠，後來升任老闆，事業有成，成為千萬甚至是億萬富翁。

至於為什麼要多謝丕師，正如兄被錄取，一方面我是感同身受，而且試想，我當時只是個大一或大二的窮學生，與丕師非親非故，竟然膽敢誇下海口，像是系主任或教務長的口氣，說丕師一定會收他。如果不介老師拒收，我肯定大失面子。幸而不介師真的肯收，使我頗感自豪。附帶一提的，正如兄為答謝我，讓我在其家中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原來他住在卜萬蒼大導演府上，日與卜大導同食飯，那天卜大導還「夾饅」給我，十分難得。

此文已長，在此長話短說。我懇切希望在丕介師紀念銅像籌委會組成後，凡是新亞的校友或同學都可出一分力，金錢數目多少事小，重要的是對丕介師可以表達一份心意，以答謝丕介師與師母對新亞早年所付出的無私貢獻。㊦

of steep stairs, which was unexpectedly exhausting. Most of the connecting passageways were so narrow they could barely allow one person to go through each time. With great effort, we finally reached the top of the castle from which we could see the magnificent views beneath. There was no big window through which we could experience a panoramic view; there were only tiny holes in the wall of the castle that were probably just big enough for a single arrow shot. All of us could clearly remember all these defensive features since it was through our own observations,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 that we learnt about them. This way of learning was definitely precious and enjoyabl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among our group throughout the trip was truly rewarding. My companions were all New Asia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ranging from Faculty of Arts to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heterogeneity of our backgrounds, along with the similarity of interests in English culture, facilitated our intellectual exchange. I learnt so much from them. For instance, Vivia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taught us some basics of her major study, showing us how we can diagnose simple diseases and regulate our body health. Jason, who studies psychology, organized some fun psychology games

during meal times, helping us better understand our inner selves and Sian, from architecture, taught us palmistry which was exceptionally interesting. A good atmosphere for an exchange of knowledge was created, something rarely achieved in normal lectures when we were often forced to have discussions. I was excited to be one of the receivers and contributors in it. Not only have we acquired knowledge beyond our own academic interests, but we have also developed strong bonds amongst ourselves. The days we spent together in Oxford and other great cities will certainly be indelible memories in my mind. ㊦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in Oxford

WONG, Hoi Ming (RMSC/4)

This July,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the New Asia College, I was given the invaluabl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a study programme in Hertford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fter the three-week programme, not only have I gained insights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English culture, but I have also made a lot of great, new friend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interests.

On weekdays during the programme, we attended regular lectures on different topics of English culture, such as English literature, history, art and architecture. One thing which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was the part introducing Art and the National Gallery. All my life I have had very few chances to learn about art, probably because I was neither talented nor motivated, and performed very badly in this field in school. I sometimes thought that appreciating art works or even creating them was beyond the reach of my ability. However, that series of lectures has changed my mind by showing me how interesting and open to interpretation an art work can be. The lecturer, Andrew, taught us how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painting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colours it uses, the details it gives and even the history it carries are all indispensable elements for understanding a painting. One painting that I saw and will never forget is “the Ambassador” by Hans Holbein. It has admirable artistic details, and embodies rich content of history and religion; but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famous part, however, was the anamorphic skull in its middle. The front view of the skull looks normal, like a smear of white ink; but the right-side view appears as a daunting skull, which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a warning message to the ambassador or navigators at that time. Those lectures and wonders of this kind really intrigued me and have changed my attitude towards art.

Another lecture that I found especially interesting was the one on creative writing. In that class, our teac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David, gave us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our

creativity by writing our own Twitter stories. The word constraint was 140 characters only (including spaces). At first, we were puzzled, not knowing what to include and how to make such a short yet understandable piece of work; but later all of us could find topics of interests and enjoyed writing such short stories very much. Their topics and ideas were very diverse: some talked about dreams while some touched on the matters of the heart. It was my pleasure to listen to the stories from my classmates. I also created my own “masterpiece” with the regrettable experience I had had in London. It was about how I was deceived by two Gypsies, who seemingly pleaded for donations for some poor children, and how I felt after that. The Twitter story goes like this:

*A trivial 20 pounds was gone
with the ugliest flower born.*

*It kills my mercy with its thorn
and lets the kindest heart be torn.*

*We all enjoyed the lecture very much and felt excited
when writing our stories.*

The study programme was not limited to teachers’ chalk and talk. Indeed we had a lot of chances to explore English culture through trips and visits. One Friday we went to the birthplace of the English famous poet and playwright, Shakespeare, in Stratford. He used to live in a small, old house surrounded by a beautiful garden. Having been turned into a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the place offered us exhibitions and TV shows that depicted the early life of the great writer. We also watched part of Romeo and Juliet acted by experienced actors in the cosy environment there. Their performance was fantastic! Through such a half-day visit to Stratford, we have learnt much more about this well-known writer and his literary works, which I believe must be more effective and engaging than simply reading his biographies and literary texts.

The trip to Warwick Castle was also memorable. We could see and experience in person how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castle could help achieve its defensive military purpose in the past. To get to the main tower of the castle, we first had to walk through many flights

slow and relaxed culture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Hong Kong's. I enjoyed the tea culture in Oxford very much.

One of my favorite lessons was English literature taught by David Tolley. In his lessons we could experience the unique Oxford tutorial system and were motivated to explore English literature. We were required to prepare a presentation on the poems of John Donne. The presentation format emphasizes more mutual learning than the one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ile we were presenting our ideas, the tutor took up our ideas and give feedback immediately; impromptu discussions were also included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which stimulated critical thinking and made each presentation more active and interesting. This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which both the tutor and students equally contribute to the presentation. After the lesson, all classmates watched "Macbeth" in Oxford Castle. We coul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words used in plays and the wonderful performance in such a great scenic spot.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trip did not miss out the fun part – a precious time we could spend with the local Hertford College students and our RAs. We went to Karaoke night, sports days and enjoyed punting among ducks in the river. The RAs were so nice that they introduced what they would do after lessons and

prepared many activities for us each night. At first, I thought there might be cultural difference or clashes, yet things turned out unexpectedly harmonious and fun.

All in all, this memorable trip to Hertford College, which is one of the oldest of Oxford University's 38 colleges, was a great and unforgettable journey despite its short time frame. I have learned a lot through these three weeks,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the local student lives to the admiration of historical Oxford and British history as well as its cultures. I truly enjoyed every bit of it and would absolutely recommend my fellow college friends to join this incredible programme. ☺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Hertford College

NG Ki Ka (FAAS/2)

Before joining the New Asia College – Hertford College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my understanding of British culture was limited to comedies, paintings and architecture. My expectation of the programme was just to gain some brief knowledge about history, literature and other aspects of British culture. However, the three-week lessons and activities successfully gave me a totally unexpected idea about this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that I had little knowledge of before, like tea culture, the impact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sports.

This programme was more about culture experience than academic study. The programme consisted of lectures on various cultural topics, assignments and tutorial sessions. Sometimes lectures were followed by visits and tours, which guided us to tak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the country.

The idea of having visits and tours in this programme definitely made the trip more interesting and comprehensive. On the first Friday of our trip, we went to the renowned British Museum and National Gallery in London for a one-day museum visit. We were very lucky to visit a special exhibition “Saints Alive” by Michael Landy in the National Gallery. In the exhibition, a series of large scale kinetic sculptures consist of fragments of National Gallery paintings cast in three dimension and assembled with one of his artistic hallmarks – refuse. Landy scoured car boot sales and flea markets accumulating old machinery, cogs and wheels to construct the works. Visitors can crank the works into life with a foot pedal mechanism. Towering over you, the seven sculptures swivel and turn, in movements that evoke the drama of each saint’s life. Saints Apollonia, Catherine, Francis, Jerome, Thomas – and an additional sculpture that takes a number of saints as its inspiration – fill the Sunley Room alongside paper collages. This was a wonderful way to experience the lives of Saints through

installations and paintings in an antique gallery all at the same time.

Some trips were arranged immediately after each lesson. For example we went to the Bodleian Library and Ashmolean Museum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British architecture and British History respectively. I really appreciated the arrangement of having some lectures introducing British culture followed by a trip. It was really enjoyable to jump out from the classroom and immediately retrieve what we had learnt in the morning and match them with what we saw in the tours. This combination of lectures and tours as a way of teaching really impressed me a lot.

It was very lucky that the birth of Prince George happened while we were in Oxford. In that period, we experienced the celebrations and passion of people in Oxford, in particular

the nonstop ringing of bells in the churches and the discussion of George. One day we went on a guided tour to the botanical gardens with John Randle and we were delighted to visit the garden under the ringing of bells. We were also surprised to see many plant species such as opium. After the visit to the botanical gardens, we went to other Oxford University colleges. We found that each college had its own unique traditions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similar to the colleges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wever their college system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ours. Colleges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re very independent. Each college has its own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other colleges or their libraries. Some colleges even charge visitors entrance fees. In comparison, colleges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re more welcoming and unified.

During weekdays in Oxford, we enjoyed our meals in a Hogwarts-like dining hall. There was plenty of food to choose both vegetarian non vegetarian. Most of the English specialities were delicious. We also learn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having meals, tea breaks or tea parties is not “To eat” but “To mingle”. This idea is very inspiring because their

by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modified in a modern style. Although I had brief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story, the play was delivered in traditional English and most of us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script. The Residential Advisors, local Oxford Students, told us even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actors' lines. However, in the open area, seeing modified Classical Drama, with crowds of local people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 could feel the deep literary culture in Oxford and it was really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urther, the programme especially arranged English Afternoon Tea and Gala Dinner for us, to introduce traditional English culture. It was unique and I could see the long-held history and background behind the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formal situations, we had Sports Day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unting on Oxford rivers, visits to Christchurch College, a famous college that the film Harry Potter was shot in, and experienced British bar culture. We so enjoyed all of them.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locals' activities, I could see and understand more that could not be gained from classrooms or books.

In terms of cultural exploration, it was definitely not limited to Oxford. On weekends, we went to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e went to

Shakespeare's hometown, Stratford and Warwick Castle. Some group mates and I went to Bath, Bristol and Cambridge. By travelling to other places, we could see various architecture, city views, people and their habits. No wonder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 "Read ten thousand books and travel ten thousand miles." Travelling is another way of learning.

About the programme, our learning, activities,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funny incidents, outings, tours... there is a lot to share and say. Ultimately, I gained so much from the programme, not only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 also met great group mates, Residential Advisors, knowledgeable professors and staff. These valuable friendships made the exchange experience more interesting and unforgettable!

I firmly believe every participant of the programme hugely benefited. Here, I have to thank donors of the programme, organizing and teaching staff of both New Asia College and Hertford College, Oxford, the Residential Advisors, people who have helped us with the programme and all of my group mates. You all gave me a wonderful and fruitful summer! ☺



Group Visit to Bath



Photo with Professor Randle in Magdalen College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Abroad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2013

Lau Ka Yu, Sabrina (Anthropology/3)

What is British Culture? Before joining the programme, I can just imagine it from descriptions of books or films. Though imagination has its attraction, real experience can give you brand-new understanding. This time, the programme – New Asia College/ Hertfor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Study Abroad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2013, let me see, learn and experience so much! It was definitely a wonderful trip including lectures,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tours.

Regarding lectures, well-qualified professors provided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Architecture, Art and Culture in London, English Literature including famous Oxford authors, Art and Archaeology in Oxford, the Tudor Age, Victorian Britain and English Gardens. More practically, we also studied the unique tutorial system in Oxford,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job application skills. All the lectures were very inspiring and some practical sections were very helpful for us university students.

As for me, I was deeply immersed in British culture and history. Lessons on the Tudor Age and Victorian Britain told us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ts influence on today. No doubt, history is intertwined with culture so all this helped me understand today's Britain and its past.

Through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programme fulfilled all students' interests. Its introduction to British Architecture, Arts and Literature from different angles gave us British cultural exposure and helped us understand Britain. For me, it absolutely increased my knowledge in areas I am not familiar with.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me, the most exciting part was presentation! We could freely choose topics related to British Culture and gave a 10-15 minutes presentation. Everyone followed their interests and did a presentation

in group. The results were fascinating. We received introductions to and analysis of many areas – Comparison of West and East Food, British Humour and scary tales, English architecture, Harry Potter in Oxfor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love and marriage in the West and East and so on. My group mates and I chose to do the impact of Royal Marriage. The British monarch is famous and very representative of British culture. Furthermore, it was just the time that Prince George was born, at the end of July. The atmosphere is very nice to have a presentation on British Royal Marriage. The professors, mentors and we ourselves really enjoyed our presentations, especially the comparison of local and east cultures. Though excited and even nervous, we were happy to deliver them and introduce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our Oxford teachers.

Apart from presentations, most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was accompanied by outings. I was deeply touched by this careful and detailed arrangement.

Upon arrival, we were led by the Residential Advisors to explore our living college, Hertford College and University of Oxford. When we were studying English Architecture, we visited many Oxford colleges, libraries and museums building styles as illustrations. After Lectures on Art and Culture in London, we went to National Gallery and British Museum to view examples of what we had learnt. It was wonderful to apply knowledge, like how to appreciate British Arts and the collections, in practice and added more fun to study. When learning Art and Archaeology in Oxford, we studied collections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the renowned museum in Oxford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and later on visited it. Moreover, the study tours to the Botanic Gardens and Magdalen College in Oxford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Gardens and colleges.

As I have mentioned, the programme gave us many experiences. Apart from the learning tours and visits, we had many after-school activities. They were mostly local people's pastimes and let us experience British and Oxford life. We went to an open piazza and saw the English drama – Macbeth. It was written

is particularly inspiring to me to have experienced the life of being a stu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Like CUHK, their University is also divided into colleges – though with a larger quantity of 38. The students within a college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as they eat meals in a superb dining hall just like those in Harry Potter movies, sit under a fabulous tree during break and go punting or play sports nearby together almost every day. There is a saying among the Oxford students, “either you graduate with a first, or a blue, or a spouse”. No doubt it was a joke. But it also symbolized the three things that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focus on – being bright academically, excelling in sports, or falling madly in love.

As an English literature lover, it has long been my interest to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people generate chemistry with each other, especially through reading travelogues. When I was in form 6, I read Jonathan Raban’s travelogue on America, “Hunting Mister Heartbreak”, in which he made a lot of comparisons between cultures. Interestingly, he discovered more similarities between different races than one could have imagined. Following in his footsteps, apart from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 also tried to seek the share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Hong Kong people.

One of the cultural similarities I have explored between English and Hong Kong people is recognition of self-identity.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class, we were exposed to one of the most sensitive issues in England, English identity. After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is issue in class, I started to draw m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ness” and “Hong Kongness” in my stay and was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e miraculous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Hong Kong people.

When we were asked where our hometown was, “Hong Kong” was the standard answer. In face of certain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ness”, we would be lost and confused. Similarly, we were told that the English have pride in themselves and it was common for them to unintentionally draw line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Scottish. It was therefore crystal clear, that both the English and Hong Kong people have strong instincts, if not intention, to separate and isolate themselves - by not being identified as British or Chinese. The reasons behind could be due to history, usual practice, socio-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r personal preferences. Only one thing was certain:

That the English and Hong Kong people tended to be proud of their own uniqueness and hoped to be recognized as different from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During this trip, I was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both English and Hong Kong people are not that different after all as they are facing similar cultural identity issue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the stay turned out to be an extremely fruitful and highly stimulating one. I recalled my English teacher’s saying, “travelling is always circular, but the traveller at the end point will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at the starting point”. Now I am rethinking the quote,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I start to realize that this “variety” may not mean the variety in races, cultures, gender nor socio-political circumstances, but variety in realizations and awakening moments in my different life stages. ㊦



新亞書院／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海外文化交流計劃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After All

Chan Yu Tung, Jennifer

(English Studies an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4)

If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then I should have been choked to death by the spices during my three-week stay in Oxford.

I departed from Hong Kong to Oxfo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ummer, then after memorable journeys to Cambridge, London, Stratford-upon-Avon, Warwick, Gillingham-Dorset, Salisbury and Bristol, I eventually returned home in August. Unlike other exchange or global internship programs, this study abroad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 focuses on the diverse cultural aspects of England, such as her history, architecture, films, gardens, political system and literature.

It was after I arrived in Oxford, immersed in the surroundings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local people there could I realize how highly stimulating this invaluable program was. The most vital lesson I learnt wa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around the world.

Despite the short stay in this fantastic land, it was so easy for us to smell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if they were air. Ranging from accents, transportation, architectural styles, to the royal family, to the reading practice on any piece of grass, and even the “pay as you go toilets”, they existed everywhere we went.

For the first few days communicating with our residential advisors, Caz and George, it felt particularly hard to comprehend their speaking speed, accents and slang. As a debater, I used to compete with debat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debate tournaments. I thought I was well-trained at comprehending different speaking speed and accents, especially thanks to Japanese

and Indian debaters. It was, however, astonishing that British was even a bigger challenge for me because of their slang. I can still remember when they told us the ticket price for Shakespeare’s “Macbeth”, was “12 quid”. After asking a professor, we were told that “quid” is British slang for one British pound. Lexicons are like the last piece of the machine part. Inability to comprehend a person’s words is no different from missing the final machine part – no matter how close to success, you will never make it. This is why phrases like “excuse me” and “what does that word mean?” became my best friends at the early stage in Oxford.

I was attacked by waves and waves of helplessness and disillusionment at first. I used to enjoy and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ell with people around me. Yet in England, I felt like I had to make an extra effort to understand people’s words before I could respond. Sometimes, I was even so sick of this tiring comprehension activity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communicate. I also had the feel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express myself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 I had to adopt another persona to guard against the difference in accent and to protect my original identity.

Every culture has its own language, and because of cultural specificity, they are alway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I, therefore, tried to overcome the frustrations with curiosity and interest later in the program. Instead of being afraid of misunderstanding, I treated mis-communication as golden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equip myself to become a better future English teacher.

Apart from slang, the local professors and us also had interesting discussions on different taboos, common practices and values between British and Hong Kong people. For instance, we were told that the English would never wear hat indoors, neither would they initiat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Queen. It

通常稱之為 flirt. Del Shannon 有一首以 Little Town Flirt(1962) 的歌, 以 flirt 和 hurt 押韻, 以表達男性所受的傷害: “Here she comes/That little town flirt./You’re falling for her/And you’re gonna get hurt.” 與 Flirt 字相類意思的是 Tease. 這字一般解嘲笑、調戲之意, 但亦可作名詞, 喻玩弄男性的女性。Cliff Richard 亦有首 “Please Don’t tease” 即取此意。美國一般的流行歌辭表達進行式, 用 gonna 代表 going to, 來得更口語化。有時為了加重語氣, 會用 doggone 表達、例如 Cliff Richard 在同一首歌中以 doggone cruel 表示 very cruel 之意, 形容玩弄愛情的女性。Ricky Nelson 的 “It is Up to You”(1962) 更簡單將 up (形容詞)+to (前置詞) 表達俗語的 “悉隨尊便” 之意, 與一般將 up 作方向(上)的解釋不同。

聽英美流行歌亦可幫助正確的發音和文化認知：

東方人學英語發音, 通常將一些子音 consonants 混淆, 例如: r, l, n 等。多聽英文歌對此肯定有幫助。Elvis Presley 前述的經典名曲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中有一句: Nothing can Light the dark of the Night Like a falling star. 將 N 和 L 兩個子音, 重覆相隔出現, 外國人聽多了便自然清晰二者的分別。另一首 Yellow Rose of Texas 是十九世紀的美國民歌, 亦有一句 “There is a yellow rose of Texas”, 將 L 和 R 分別出來。這樣聽歌學習英語發音比課堂來得有趣味。聽英文歌, 查字典, 除了找得歌詞的語意 (linguistic literacy), 亦可得語意背後的文化知識 (cultural literacy)。Elvis Presley 的 “Good Luck Charm” 和 “I got lucky” 兩首 1962 年的歌均提到 good luck charm; 除了令聽眾知是幸運符之語意, 歌詞中提到的 Four Leaf Clover, Rabbit’s Foot, old horse shoe 都與幸運有關聯的吉祥物, 令人多識西方民俗的一些迷信習尚。這是一文與質的結合, 同時得到 linguistic literacy 和 cultural literacy。

以上提到的英文歌, 讀者不妨到 Youtube 找來聽賞, 看看以上所言, 是否言之成理。

本院大事記 ——二〇一三年九月

9月	本院組織「新亞合唱團」並開始進行招募。此合唱團將代表書院, 於校內不同場合, 包括校慶活動、校友日等作公開表演。
9月2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院全新網站投入服務, 並設有發放本院最新活動消息之專頁, 《新亞校訊》相應停刊。 本年度新亞書院/耶魯大學交流活動主題為「移民及文化融和」, 交流活動於9月2日至27日期間開始接受同學報名。
9月4日	本年度學長計劃於9月4日至9月23日期間接受同學報名
9月6日	本學年書院新生入學典禮於邵逸夫堂舉行
9月9日至20日	許氏文化館舉行霍慧中、黃楚翹聯展《霍慧中 x 黃楚翹》及何穎姿、林嘉裕聯展《兩點塵》
9月11日	本學期雙周會主題為「香港文化面貌」; 本學年第一次雙周會(第555次)於邵逸夫堂舉行, 是次雙周會主講嘉賓為丁新豹博士, 講題為「手空空無一物, 路遙遙無止境—談新亞書院創立時的香港」。
9月17日	興建第五所學生宿舍諮詢會於新亞學生宿舍知行樓大廳舉行
9月23日至10月4日	許氏文化館舉行人類學系展《知識傳承》
9月26日	「新亞書院水運會2013」於大學泳池舉行
9月27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學年第二次雙周會(第556次)於邵逸夫堂舉行, 是次雙周會為「新亞書院六十四周年院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千人宴及晚會於新亞校園舉行
9月30日	本院新增講座「多情新亞人」; 是次講座主題為「狂舞圓廣」, 並於圓形廣場舉行。嘉賓為新亞校友、電影《狂舞派》導演黃修平先生及監製陳心遙先生; 並邀得新亞校友、資深新聞工作者區家麟先生主持; 同場亦有組合 So Human 表演舞蹈及節奏口技。

聽Oldies學英文

恒生管理學人文學院院長陸潤棠教授

聽Oldies學英文 I

學英文的方法有許多種。最簡單而又主動的方法是記生字和片語，擴闊自己的辭彙。記生字的過程比較機械和乏味，而且功效亦非立竿見影，難免令學者沮喪。但是功效是日久見功夫的。筆者讀中學時就是採取了看似笨拙的讀字典方法。當時記了一大堆字彙，唯不知如何適當運用。但是收成期卻在進了大學才出現。每天接觸的主科和副科的課文，見到許多以前學了而不識用的字彙，省了許多翻查字典的時間，更加明瞭它們的正確用法。不禁為當年笨拙又無頭緒的背誦生字，得到了平反而感慶幸。

只背讀字典中的生字，毫無疑問是枯燥又不著邊際。但擴闊英文辭彙不應只限於讀字典。留意英美流行文化、例如電影和流行歌曲，是較有趣生動的增廣自己的辭彙能力 (Word Power) 的途徑。中學時喜聽英美流行歌，除了趁摩登，亦兼獲得學習英語的實用性功能的機會。一方面摹仿英語使用者的發音和連讀方式，亦能主動翻查生字和背後的英語文化和修辭上的技巧。這方面的知識是書本和字典所未能提供的。以下試舉一些從英美流行歌辭所學到的有趣例子與大家分享：

修辭上對比和語意相關：

“I forgot to remember to forget” (Elvis Presley, 1955);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The Bee Gees, 1969)

以上用「忘卻」和「記掛」的對比，產生特殊強烈的懷念意義。Elvis Presley 的一首“夏威夷情人” (Kuuiipo, 1961) 有這樣的一句歌詞：“I love you more today than yesterday...love you less today than I will tomorrow” 更用了一種顛覆和出人意表的比較修辭技巧，對情人的愛今日勝昨天，「明天更勝今天」用今天愛你少於明天的詭異方法表達，其實表達是 more than 而非表意的 less than，與 Bobby Vee 的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1961) 出發點一樣。後者的示愛方式來得更白，亦即英諺的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的方法。

單字+前置詞產生新意：

流行歌辭中有些非常簡單的單字，與前置詞 (Preposition) 一起，會有出人意表的意思。六十年代有美國鄉謠音樂巨星 Hank Williams 的生平事蹟拍成電影 Your Cheating Heart. 其中的主題曲就是 Your Cheating Heart (1953). 歌辭中的一句 Your Cheating heart will tell on you. 我當時不明其意。Tell 是一簡單字，小學生都知其意。但這字和前置詞 on 一起使用，產生何種意思呢？前述的句子是什麼意思呢？於是我便翻查字典，發覺 tell + on 是有影響和揭發的含義。後來聽 Connie Francis 的歌 Lipstick on your Colla (1959)r, 說有關男朋友鬼混的故事，亦遇到這一句 Lipstick on your collar told the tale on you/Lipstick on your collar said you were untrue. 有了前一首歌的經驗，這一句中的 told a tale on you 的意義，變得清楚不過了。

聽Oldies學英文 II

英語流行歌詞的特色是簡單、通俗。歌詞中亦有詩化的句子和片語，例如 Elvis Preley 的 “Sumner Kisses, Winter Tears,” (1960) 或是 Carole King 作曲的 “You’ve got a friend” (1971) 中的 “Winter, spring, summer and fall” 等神來之筆，主要仍是能琅琅上口、入調為先。所以歌詞 (lyrics) 和詩 (Poetry) 是有分別的。前者多採用通俗文字入調、故使用俚語特多。

俚語和慣用語的應用：

英美流行曲歌詞經常使用俚語 (Slang) 和慣用語，令聽者學到英語使用者的生動表達方式。例如：一般人的詞匯裏都會用 Kiss 表達男女間的接吻動作；Connie Francis 的歌中則用 “were you smooching my best friend” 的 smooching 來代替，這一字更俚俗化、發音更傳神，配合年青人的身份和習尚。另一些年青人談情說愛時的慣用語 snuggling (鬼混)，necking (親熱)，heartbreak (傷心)，dream come true (夢想成真)，angel (天使) Venus (愛神) baby (寶貝兒) 亦經常出現在歌詞中。男孩認某女孩玩弄愛情，水性揚花，

註解

- 1 P.259: R是個濁音，發聲時聲帶是振動的，在舌尖翹起產生捲舌音前的瞬間，弱元音/a/已開始滑出，及至發聲的方式改變，捲舌的動作減少時，這元音就明顯地現身。這是英語的R在元音後面的新發展，這個弱元音容易與前面的元音結合而生出新語音，所以R對許多元音都大有影響。
英國的RP口音在元音之後不再翹舌，於是這裏的R變成純粹的弱元音/a/，沒有捲舌聲；但美國的主流口音這時仍然翹起舌尖製造出捲舌音，不過同時也讓/a/出現，於是把元音後的R唸成帶有捲舌特色的弱元音，這個語音的標示方法是/a/或/aɹ/。
- P.46: 在英國標準口音裏，/r/在單字尾上失去了卷舌 (retroflex或cacuminal) 特色，而變成中腔弛弱的元音/a/。這讓人誤以為那些字尾的ER, OR, UR的音節中的R消失了，只剩下元音弱化而成的/a/。但美國口音的情形很清楚，元輔音/r/明顯存在，它仍是個卷舌音，同時與弱元音/a/也很相像。這個語音，有些專家認為用/r/已足表示，但也有些專家主張使用一個新符號/ə/ (形狀是ə和r的併合)。
- 2 P.259: 今天英美兩地的R若出現在元音之前，舌還是捲的一例外是在T、D之後……若出現於元音後，美國主流口音仍有捲舌，英國RP就不捲了。元音後的R捲舌與否，是分辨英美口音的指標之一。……語言學界用rhotic和non-rhotic兩詞來分稱這兩種英語語音，Rho是與R對應的希臘字母Ρ。
- 3 習用語是指一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字組。這些字組運用時，每以特有的形式出現，字組的次序不能隨意組合或更改，其整體的意思，也未必能從組中各字的個別意思推測出來，因此翻譯時，不能照字面直譯，否則會錯得離譜。(引自孫述宇、金聖華：《英譯中：英漢翻譯概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1976年，頁116。)
- 4 idiom (n.) 1580s, "form of speech peculiar to a people or place," from Middle French idiome (16c.) and directly from Late Latin idioma "a peculiarity in language," from Greek idioma "peculiarity, peculiar phraseology," from idioumai "to appropriate to oneself," from idios "personal, private," properly "particular to oneself," from PIE *swed-yo-, suffixed form of root *s (w) e-, pronoun of the third person and reflexive (referring back to the subject of a sentence), also used in forms denoting the speaker's social group, " (we our-) selves" (cf. Sanskrit svah, Avestan hva-, Old Persian huva "one's own," khva-data "lord," literally "created from oneself," Greek hos "he, she, it," Latin suescere "to accustom, get accustomed," sodalis "companion;" Old Church Slavonic svoji "his, her, its," svojaku "relative, kinsman;" Gothic swes "one's own;" Old Norse sik "oneself;" German Sein; Old Irish fein "self, himself") .Meaning "phrase or expression peculiar to a language" is from 1620s.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allowed_in_frame=0&search=idiom&searchmode=none
- 5 P.161: 在變動之前與之後，舊與新輔音的發音牽涉相同的器官，這種類音變叫做「同官性的」(homorganic。詞由homo「相同」與organ「器官」合成。) 歷史語言學上最膾炙人口的「古利穆聲律」(Grimm's Law。按Jacob Grimm也有譯名為「格林」)，所規範的是印歐語和日耳曼語(「第一變換律」)，以及日耳曼語和德語(「第二變換律」)的同源詞(cognate)之間，唇、齒、顎三類輔音的同官性變動。
- 6 P.124: 較低較寬的長O，我們在這本書中把它唸成/oo/。這是今天美國人的口音，也是世界上大多數英語使用者的讀法。英國的標準口音，直到廿世紀初還是如此；到了世紀中期，它漸漸變成/aʊ/。今天，這/aʊ/、/əʊ/之辨是美英口音差異的指標之一，我們在廣播和影視節目上很易覺察到的。
- 7 P.13: 語音學界有個「夾在兩個元音之間」的概念(intervocalic，即是between vowels)。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些輔音會起變化(如S、F、T、TH等)，又有些會決定前方元音的長短。英語的流音，特別是R，來到兩個元音之間時，若單字重音落在前頭的元音上，這元音就要唸出典型的短音，即是說，A、E、I、O、U這時就唸成/æ、ε、ɪ、ɒ、ʌ/。這條規則，英國的RP口音遵行甚謹，而美國的標準口音較少理會。
P.267: R對前方元音的影響力，會因為另一個元音出現在R之後而改變。當這種「R夾在兩元音之間」的情況出現時，英國人習慣把這R劃入下一個音節，R成了後面元音之前的翹舌輔音，對前面的元音不再生影響，而前面的元音如果是重的，這時就唸出普通的短音來。這樣劃分和讀音的辦法，美國人有時並不奉行，因此兩地的讀法時有出入。
- 8 P.13: 在A、E、I上，美英大體都守這規則。兩國的carry、marry都有/æ/ (不是car、mar中的/a:(r)/) ; cherry、ferry都有/ɛ/ (不是her、inert中的/ɜ:(r)/) ; mirror、miracle都有/ɪ/ (不是fir、dirt中的/ɜ:(r)/) ; 不過，去到chirrup、sirrah、stirrup那些字上，英美又由於是否遵守這規則而出現分歧，英國的/h/對上美國的/ɜ:/了。
- 9 P.267: 這時唸出典型的短音/æ/，不是/a:/了。Barrow或barrier的第一音節唸/bæ-/，不似bar那麼樣唸/ba:/ ; carry或carriage的第一音節是/kæ-/，不同於car的/ka:/。同義字alarm和alarum之中，第二個A就有/a:/和/æ/之別，alarum是/ə'lær(ə)m/。
- 10 P.268: 這時唸/ɛ/，不是/a:/了。Her是/hə/，但herring是/'hɛrɪŋ/。Ferry、sherry、very都有短E的/ɛ/。Verse是/vɜ:s/，但very是/'veri/。
- 11 P.268: 這時唸/ɪ/，不是/ɜ:/。Mirth是/mɜ:θ/，但miracle是/'mɪrəkl(ə)l/。Irritate和spirit中，R前的I都是短音/ɪ/，英美相同；可是在chirrup和stirrup裏，在R之前英國口音有/h/ (/ˈtʃɪrəp、ˈstɪrəp/)，美國口音卻有/ɜ:/ (/ˈtʃɜ:rəp、ˈstɜ:rəp/)，即是說，美國人在這裏唸出與chirp和stir相同的元音。
- 12 P.268: 這時在英美兩國的主流口音中有明顯的分別。英國唸出典型短O的低後圓唇短音/ɒ/；美國那邊，或者唸出中後圓唇長音/ɔ:/ (反映出後面R的影響)，或者唸出低後的非圓唇長音/a:/ (這是中古英語短O的另一種演變結果)。在borrow、morrow、sorrow，或在horrible、horrify、horrid、horror這些字裏，英美口音都表現出這種對照；比如horror，一邊唸/'hɒrə/，另一邊唸/'hɔ:rər/或/'hɑ:rər/。
- 13 P.268-269: 這時在英國會唸出短U的聲音/ʌ，u/，在美國會唸出/ɜ:/ (即是UR的聲音，這反映出後面R的影響)。像current在英和美分別是/'kʌr(ə)nt和/'kɜ:r(ə)nt/。其他如curry、flurry、hurry或burrow、furrow，與tower同根的 turret，姓氏Murray和地名Surrey等字，都有英美不同的/ʌ和/ɜ:/之別。
- 14 P.269: 有些字裏的O (或OU) 其實代表U的音，這些字上頭也出現這種英美讀音的對比。Thorough (古英文 uruh，即是 urh，現代through的前身) 和borough (古英文 burg與burh，後來寫成burgh，在現代英文中也演化成上段的burrow) 在英國是/'θʌrə，'bʌrə/，在美國是/'θɜ:rou，'bɜ:rou/。法文傳來的courage，英美也有/'kʌrɪdʒ和/'kɜ:rdʒ的差異。

在 A、E、I 上，美英大體都遵守這條規則。⁸ 對於 R 前的 A，兩國的 carry、marry 都唸出 /æ/（不是 car、mar 中的 /ɑ:(r)/）⁹；至於 R 前的 E，cherry、ferry 都唸出 /ɛ/（不是 fertile 中的 /ɛ:(r)/）¹⁰；而 R 前的 I，mirror、miracle 都唸出 /ɪ/（不是 mirk 中的 /ɪ:(r)/）¹¹。然而，對於 R 前的 O、U，兩地主流口音有明顯差異。比如 R 前的 O，tomorrow 第一音節中重讀的元音美國人唸成長音 /ɔ:/，而英國人唸成短 O 音 /ɒ/。¹² 至於 R 前的 U，hurry、curry、Murray，美國人都唸出長音 /ɔ:(r)/，而英國人則唸出短 U 的 /ʌ/。¹³ 法文傳來的 courage 也有這樣的差異。¹⁴ 總之，英式英語有些讀法與其他規律有所牴牾，所以將來英式讀音的主導力量應該會減弱。¹⁵

問答：

問：我覺得中文有優勢，無論中國有多少種方言，他們都用同一種文字，如果中文沒有這種優點，可能會像歐洲那樣有幾百種文字，語言就會變得複雜。考慮到中文字不隨語音變化這個優點，中文的前景與英文比較會有甚麼不一樣？

答：這個問題超出我的能力，我在這方面沒有準備。不過，你的問題很有意思，只是我恐怕不能給你甚麼有意義的答覆。不知道在座有沒有有一些有意義的討論，不妨提出。

問：五十年代，我在香港接受英國教育，當時我們學的英文叫 Queen's English。維多利亞時代的女皇帶起了一百幾十年的英文，他們的英語以倫敦發音為標準，倫敦以外的便視為鄉下口音。另外，英國移民帶了英國口音去波士頓，紐約人的 R 音特別重。我想知道維多利亞時代英語散播的情況。

答：維多利亞時代已經是十九世紀，英國口音已經穩定下來，沒有特別變化。至於你說英國移民帶了英國口音去波士頓，但是英國移民在美國上岸的地方很多，以前還是罪犯和下等人過去的時候則主要在南方如維珍尼亞州登岸，五月花號應該也到過費城。至於移民波士頓是早期的還是較後期的事情我則不知道。波士頓的口音很奇怪，他們是 non-rhotic。甘乃迺選上總統時，美國有些清談節目模仿他這種很有特色的波士頓口音，例如 park the car in Harvard Yard，唸成 /'pɑ:k ðə 'kɑ:ɪm 'hɑ:vəd 'jɑ:d/，所有的 R 都不發音。這究竟是因為後來又受英國影響，還是其他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問：如果不請英國或澳洲的老師教英文，香港政府可以怎樣教好下一代的英文呢？

答：這個問題十分有價值。我們極其需要教好英文，因為英語是非常有用的語言工具。今日如此，相信百年後也如此。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懂英文是十分吃虧的，整個知識階層的英文程度不高也很吃虧。但應該怎樣教好呢？所謂母語，是我們思考和創作時所用的語言。中文是我們的母語，是我們必須學好的語言，倘若因為學習任何其他語言而損害了母語便會很吃虧。英語是別人的母語，如果你極之在意要學得跟他們一樣的口音，你就得考慮兩點：一，你做不做得到？二，值不值得去做呢？從這個思路想下去的話，我們應該教怎麼樣的英文呢？或許我們並不需要教英國式的英語，而是讓我們的學生有良好的語言工具，使他們閱讀和聆聽英語都沒有問題，說也說得出口，不要介意別人多問幾聲 pardon me。故此，我們不用崇拜英語，也不要損害母語。我想英語應該由中國人來教。

參考資料：

1. 孫述宇：《英文字母與讀音解難》，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年。（除特別注明，本文注釋皆引自此書）
2. 孫述宇、金聖華：《英譯中：英漢翻譯概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1976年。
3.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http://www.etymonline.com>

有時耶穌在緊要場合會喊出一句阿拉米語，好比有個人在中環說到緊要關頭時喊出一句台山話、潮州話。用這樣的說話在猶太人之間傳教很不方便，所以後來保羅改用希臘文，讓更多人聽得懂，但卻少了以前耶穌的那種直接（*immediacy*）。由此推想，說不定以前佛教也有類似的情況，佛祖釋迦牟尼原本用他的母語即巴利文講道，由阿難和迦葉背誦記錄，寫成佛經。後來為了宏揚佛法，大乘佛教就改用梵文。梵文是高度規範化的語文，由婆羅門神廟裏的眾多語言學家審訂語音和文法。這些梵文經可能未及巴利文寫的佛經那麼直接（因此小乘批評大乘非佛語），卻有更多人看得懂。於是大乘佛教廣為傳播，阿富汗、西域、中國、朝鮮、日本等地都是大乘的天下。

英語裏很多習用語都跟英國人的生活有關。英國是島國，因而不少習用語跟航海生活有關，比如 *smooth sailing*、*rough sailing*，用以比喻事情的難易。又比如 *all hands on deck*，意思是所有水手都上來船艙。問一個人在行不在行，就說 *does he know the ropes*，因為船上有許多用來調校帆船方向的繩索，故知道各條繩索的用途就等於在行。當英語變成世界語言的時候，一國的經驗便很難再強加在別的民族身上，所以這些習用語也漸漸少人用。今天使用英語的人數非常驚人，然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並不是那麼多，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加起來或者有四億多。非母語者大多不喜歡受英語習用語壓迫和排拒，有研究發現他們覺得英美的英語最難懂。這很有趣，英美的英語竟然比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英語難懂，原因何在？恐怕是因為英美的習用語太多了。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英語中的習用語會減少。那麼重金禮聘英美的人來教英語是不是明智的做法呢？

另一個趨勢是，英語口音不會再由英國人主導。英美口音不同，將來何者會佔上風呢？美國國勢較強，而且口音也比較合理。英語元音經歷過大變動，史稱 *The Great Vowel Shift*，Jespersen 用的這個名字其實是模仿 Grimm 提出的 *The Great Consonant Shift*。過了千年時間，原始印歐語唇齒類的塞音有規律地變成日耳曼的語音，然後又有規律地變成所謂高德語（*High German*，即今日的德文）。這些語音變化都是 *homorganic*（同官性的），即是發音器官不變，而發聲方法改變⁵，而且變化的時間很長。但英語的元音卻在前後三百年間變得很古怪，好像一盤打亂了的棋局，於是英語在歐洲人眼中變得很難學習。十九世紀末年，學者在法國組織了國際語音學會，創造了國際音標，主要目的就是讓歐洲人能夠學得到英語。其他歐洲文的字典通常不用標音，因為字母就是音標，音變並不嚴重，略懂規則便可學會。可是英語音變太大，而且有些音變是解釋不了的。於是有人開玩笑說，因為英國皇帝太壞了，教皇就向上帝禱告，上帝便擾亂英語的元音，正如當年巴別塔的故事。

就算過了元音巨變時期，英語的語音仍然在變，而且變得不太好。在元音圖上，原本拉丁文的 A、E、I、O、U 各據一方，或前或後或高或低，清楚分明；相反，英語的元音總喜歡聚集在中央，它們之間的分別也變得模糊。比如長 I，本來拉丁文的 I 音又高又前，唸 /i:/，而英語的 I 經歷元音巨變後讀為複元音 /aɪ/（或 /aɪ/）；拉丁文裏 O 是中後元音，後來美國人把長 O 讀成 /oʊ/，而英國人則唸成 /əʊ/。⁶

今天英文的 ER、UR 的拼寫法所代表的語音都是最含糊的 /ə/。比如英文裏，*Wolfsburg* 的 *burg* 唸 /bɜːg/，*Battenberg* 的 *berg* 也唸 /bɜːg/。相反，德文分別唸作 /bɔrk/ 和 /bɛrk/（因德文有個「字尾失音」的音變）。*burg* 是城鎮，而 *berg* 是山，如果都唸成 /bɜːg/，則無法以語音分辨意義。英國最後一位印度總督本來是 *Duke of Battenberg*，後來二次大戰時英國國內反德情緒高漲，有不少德國血統的英國皇室便紛紛改名，*Battenberg* 改為 *Mountbatten*，故蒙巴頓公爵其實來自巴頓堡。（從 *Mountbatten* 的 *Mount*，我們也得見 *berg* 即是山的意思。）

不知道為甚麼英式英語不時會出現一些古怪的讀法，例如把 ER 讀成 AR。*Derby* 是英國賽馬的發源地，英式唸作 /ˈdɑːbi/，香港也音譯為「打吡」，美式則唸作 /ˈdɜːbi/。*Berkeley*，美式唸作 /ˈbɛrːkli/，英式卻唸作 /ˈbɑːkli/。如果唸得那樣，不如乾脆改變拼法，重新拼寫。事實上英國也曾改過拼法，比如有間銀行叫 *Barclay*，不就是 *Berkeley* 嗎？又比如姓氏 *Kerr*，美式唸 /kɛr/，英式唸 /kɑː/，其實跟英國糖果公司 *Carr* 是同一個名稱。

還有一種古怪的讀法，保持了很久。在 *intervocalic R* 的情況下，就是說 R 在兩個元音中間出現的話，如果重音在前面的元音，那麼這個元音就要讀成短音。英國十分遵循這個規則。⁷然而這種讀法與其他讀法有衝突，因為前面的元音與 R 連在一起也有一定的讀法。

架上之後，基督教走到窮途末路，那時使徒之間有不同意見，彼得一派仍舊在猶太人之間傳教，但保羅卻主張向外邦人傳教。保羅走了幾趟，主要在地中海一帶，用希臘文講道。他是個懂得希臘文的猶太人，新約叫他們做「希臘人」，其實他只是懂得希臘文的人而已。舊約原文是希伯來文，但後來猶太人流散各地，已不會說自己的語言，卻想要以聖經來維繫民族，便是在希臘文上想辦法，最後十二支派各派六個長老合力用希臘文撰寫《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septuaginta 即是「七十」，這是拉丁文）。其後新約聖經的原文和後來一本又一本的福音書都用希臘文寫成。由此可見，希臘文變成了真正的國際語言。

在亞歷山大的大帝國崩潰的時候，這個國際語言已經形成。希臘文有自身的哲學家、戲劇家，以及史詩，今天的希臘文字典也常援引史詩和悲劇的用法。這些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在希臘文史上稱為「古老希臘文時代」（Ancient Greek）。希臘文在大帝國崩潰後成為國際語言，開展了「共同語時代」（也稱為「新約希臘文時代」）。接著是「拜占庭時代」，教會分東西羅馬，西羅馬用拉丁文，東羅馬即東正教，仍用希臘文，維持傳統，後來再演變成現代希臘文。古希臘文的文法繁瑣複雜，比如數目除了區分單數和多數之外，還有雙數（dual number）。「語氣」（voice）除了區分主動（active voice）和被動（passive voice）之外，還有 middle voice。現代希臘文則簡化了這些繁難的文法。

至於拉丁文，也有古典的時代。舊時羅馬出過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有政治家、演講家、文章家、歷史家等等，直至羅馬變成超級強國，更有 Pax Romana 的說法，即是以羅馬國力為基礎和以其政治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如現在人們說 Pax Americana 也開始了，或者不久以後又會有 Pax Sinica。在這種形勢下，拉丁語成為國際通用語。古典拉丁簡化後叫做 Vulgar Latin，意思是通俗或通行的拉丁，使用者更加多。原來只在意大利半島一小塊地方使用的拉丁語，後來卻通行整個南歐一帶以及地中海區。拉丁語的動詞原有三十六變，名詞有六個格，後來這些動詞、名詞都簡化了，到了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便只剩下一兩個格，可見簡化程度之高。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等都是由拉丁文分化而來的，他們的母體是拉丁文，卻比拉丁文淺近通俗得多。

我們對照著這些歷史事實來看今天的英文，應該可以合理地推測英語的前途，估計將來的變化。要推測一種語文將來如何變化，並不容易，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看得見一些趨勢，一些方向，縱然不能做到百分百準確。

一種趨勢是，英式英語、美式英語裏的習慣用語會逐漸減少。我們學習英語時，總是說要學到 idiomatic English，只是靠讀書學到的英語是很生硬的。然而，將來的英語應該會變得不那麼 idiomatic。習用語是人們慣用的說話，具有特定形式，字組的次序不能隨意組合或更改，其整體的意思，也未必能從組中各字的個別意思推測出來。³ 它有一種小圈子的排外性質，也是地區性的（regional），比如英國的和美國的不一樣，澳洲又會有自己特有的習用語。習用語出現得很快，又消失得很快。早年台灣教育部獎勵英語學習，鼓勵雜誌多教導習用語，我乍看真給他們難倒了，但後來細想，這些習用語不外乎是某一個地區人們興起的說話罷了。idiom 這個字在希臘文作 idioma⁴，idios 即是個別的、少數的、特別的，所以習用語其實並不是甚麼高明的東西，只是小圈子裏方便使用的東西，勝在能夠不言而喻，然而外面的人卻因而被排斥。基於這種性質，當一種語言變成國際語言的時候，其中的習用語照理必定會減少。所以如果現在請英國人來教我們這樣地道的英語，我們即使辛苦地學會了，到將來也未必很有用。

耶穌是拿撒勒人，在猶太人之中只算是住在北方的鄉下人，所以耶穌釘死的十架上有四個字，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之王」，諷刺他這個鄉下人想統治所有猶太人。耶穌大概會說南部猶太人的說話，但帶有口音，聖經上也說，



於是前方的 æ 有部分向後移，但凡後面是 F, S, TH 等摩擦音，比如 fast、pass、past、after 的 A，英式唸成 /ɑ:/，美式則唸成 /æ/。

根據文獻資料，這個音變完成於十八世紀初葉，而英國大舉移民北美是在十七世紀開始的。換言之，所謂美式讀音 /æ/ 和 rhotic 其實是英國古時本來的讀音。所以說，其實美國音更保存多一點原來的味道。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的口音是今天所謂的英式口音，而伊莉莎白一世的口音卻像美國人似的。如果說英國音才是原汁原味，美國音是旁枝，是後來的演化，那真是數典忘祖了。其實美國音反而更為正宗。換個說法，你說廣東音還是普通話音比較正宗？廣東是邊鄙地區，而且就使用人數而論，也不能跟普通話相比，然而廣東音卻保存了中古唐宋音，這點比普通話優勝。普通話是由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一次又一次的進入而形成的，及至元代的《中原音韻》已非中國舊時讀音。比如用廣東話唸起唐詩宋詞來比較押韻，廣東話有人聲，普通話沒有，而人聲絕對是漢語的特色。美式讀音保留更多英語原來的面目，而且今天也是一個比較強大的國際力量，從這些地方來考慮，應該說是美式英文更值得中國人去學習。這只是邏輯推理而已。

有人說英式英語的文化程度較高，比如「勞動」、「顏色」，英式拼法作 labour、colour；美式作 labor、color，很多香港學生到台灣、美國唸書，遇到這些拼法時總覺得是文化較低的表現。其實不然。這兩個字都是拉丁文，翻查字源，原本就拼作 labor、color。那麼為甚麼英式拼作 labour、colour？那是因為英國曾被法國人統治，自中古英語開始，這些 Norman，即是北面來的人，統治過英國一段時間，故英語的拼寫法深受法文影響。英國的工黨作 Labour Party，澳洲的工黨則作 Labor Party，後者只是用了一個不受法文影響的拉丁原文而已。

如此批評了英式英語一番，接著就要說說美式英語是否就是英語的前途。我們的英文不好，是不是就要請美國人來教授英語呢？或許不必如此。看形勢，美式英語也不會是英語的將來，長遠來看，也不會是將來英文的典範。然而，短期內美式英語或會佔上風，畢竟美國現在是超級強國。二十一世紀仍未是中國的世紀，美國能夠左右這個世界的動向恐怕還有一段時候，但將會是十年，還是二十年則難說。我們回顧歷史，發現一個國家變成超級強國時，它的語文會比其他語文在國際間更為廣泛通行。這些國際通行的語言稱為 Lingua franca，即是大家都明白的語言。在歷史上有兩個突出的例子，一是希臘，二是羅馬。這些國家的國勢衰落以後，本來依靠國力而興起成為各國接受共用的語文就會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似的變化，不再由原來的宗主國控制。我們從歷史上看到這樣的事實。

先說希臘。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打敗波斯後，建立起橫跨歐亞的大國，國力延伸至印度。可是國祚短促，亞歷山大本人也短命，他死後國家很快便沒落。然而，希臘語卻已變成了國際通用語，當然並不是說所有人都懂，只是各國之間互相溝通也得靠它。值得一說的是基督教的傳播就是靠著這種形勢。耶穌基督釘死十字



第二十六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編按：本講辭涉及大量英文拼音，為方便閱讀，故以橫排處理，閱讀時應由左至右。)

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前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翻譯系及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孫述宇教授應本院之邀，於今年四月中旬為第二十六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擔任主講嘉賓，其間主講三場公開講座，分別探討英語字母的音變、中國舊小說研究，以及從歷史及文化角度研析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方法。以下為第三講講辭，內容經錄音整理而成。

第三講：歷史與傳統：中國人要學怎樣的英文？

日期：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

時間：下午三時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

錄音整理：鄧惠倩（中文／研究生一）

今天的講題是，歷史與傳統：中國人要學怎樣的英文？其實是講英文的前景。

最近香港政府有見於本地學生英文水平低落，於是聘請一批英國教員（所謂 **native speaker**）來香港教授英文。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呢？幾十年前，香港人大概不會覺得這樣做有甚麼不妥，道理是英國人所講的英文就是最好的英文，所以去英國請他們來教英文也是理所當然的。還有一個實際的原因，從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英文好對香港學生、青年人的前途很有用，而且說得好像英國人那樣就更有用。當時，政府和企業大多由英國人主持，所以無論出仕或從商，掌握這種英文是最有利的。因此從升官發財這些實際的考慮看，當然跟英國人學英文是最好的選擇。

但到了今天，情況又有一點不一樣了。今天在台灣，從台北到高雄，從北到南，大街小巷都有很多英文補習學校，而且全都標榜教授「美語」。據他們說，學生在學校裏學的是「英語」，但是學「英語」不及學「美語」好。不過，在語言學界裏，根本就沒有所謂「美語」，沒有語言學家會說美國人說的不是英語，只會說是「美式英語」。同樣，澳洲人說的也不是「澳語」，加拿大人說的亦不是「加語」，它們全都是英語。在中國大陸也有吹捧美式英語的情況，道理跟以前香港人喜歡學習英式英語一樣，都因為那是最有用的。那時香港是殖民地，所有權力和財富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學英式當然是最有利的。可是現在美國才是世界超級強國，而英國已經沒落，淪為二流強國，經濟力就連中國、日本也比不上。那麼到今天，中國人要學的是不是就是美式英語呢？比較兩者，相信仍然有人覺得英式英語更加值得學習，儘管美國是超級強國，而英國只是二流弱國，但是他們主張英式英語較為優越，較為正宗，文化程度較高，就連拼寫法也比美式好。然而，這些道理其實站不住腳。

為甚麼說英式英語並非正宗，也並非保存著英語原來的面貌和味道？英式和美式英語語音最明顯的分別有二：其一，元音後的 R 音，英式或者不發聲，美式則發聲。有時候，英式的 R 不再捲舌，而是發出弱元音 /ə/，美式則發 /r/（或 /ɹ/、/ər/）音。¹ 比如 **fire**，英式唸 /faɪə/，美式唸 /faɪr/；**fair**，英式唸 /feə/，美式唸 /fer/。美式的這種發音在語言學上叫 **rhotic**（**rho** 是希臘文字母的名稱）。總之，英式英語裏元音前的 R 仍然清晰可辨，但元音後的 R 卻消失了。²

其二，英美兩國的口音，在 A 的前後腔讀音之間表現出指標差異。英文字母 A 的讀音變化厲害，它曾經上升變成 O 音，而原本在底下的短 A 又伸長變為長 A，再變成 /eɪ/。這些音移走以後，卻有後防空虛的感覺，



New Asia Life

Monthly Publication of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15 October 2013

MAJOR EVENTS (September 2013)

September

The College has started recruiting members for the new NA Chorus. The Chorus would represent the College and performs in various College functions, such as Founders' Day and Alumni Homecoming Day.

September 2

-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ew College website in September, whi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nline platform for latest news of the Colleg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nline NA Newsletter was therefore discontinued from September 2013.
- The application period for the 2013/2014 New Asia College/Yale University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was from 2-27 September 2013. The Theme for the 2013/14 programme is "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September 4

Applications for 2013/14 Mentorship Programme were invited from 4 to 23 September 2013.

September 6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the Freshmen of New Asia College was held at Sir Run Run Shaw Hall.

September 9 to 20

- Exhibition of Fok Wai Chung and Wong Chor Kiu: "*Chantal x Charlotte*" was held at Hui Gallery.
- Exhibition of Ho Weng Chi and Lam Ka Yu: "*Dust at 2*" was held at Hui Gallery.

September 11

The Theme of the Biweekly Assemblies in the 2013/14 First Semester is "Cultur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r. Ting Sun-pao Joseph was invited to be the speaker for the 1st Biweekly Assembly (555th), and he gave a talk on the topic "Hong Kong in the 1940s".

September 17

A consultation foru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5th student hostel was held at Chih Hsing Hall.

September 23 to October 4

Exhibition of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Knowledge Inheritance*" was held at Hui Gallery.

September 26

New Asia swimming Gala was held at University Swimming Pool.

September 27

- The 2nd Biweekly Assembly of this academic year (556th) was held at Sir Run Run Shaw Hall and the Assembly also served as the College's 64th Founders' Day and Scholarship Presentation Ceremony.
- The Thousand People Banquet was held on college campus.

September 30

New Asia alumni, Mr. Adam Wong and Mr. Saville Chan, Director and Producer respectively held a talk at the NA Concourse of the local movie "The Way We Dance".

